

典兵以防不測故從之 裕陵後亦悔曰外戚預政不可為例

孝靜毅皇后姓夏氏南京上元人 孝宗大漸頤命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曰東宮生十五年宜亟選婚正德元年八月冊為 皇后 武宗好遊幸未嘗得御 今皇帝即位尊為莊肅皇后嘉靖十四年正月崩輔臣張孚敬欲不成服禮部尚書夏言力爭奏上儀注 天子如喪母臣民皆然內閣以為非禮禮官爭之不能得曰叔嫂之無服也禮也臣民服如初議孚敬又不欲頒遺詔禮官不可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 四四 吾學編餘

爭再三至二月十五日始以 天子諭行下外百司不知 勅諭與遺詔異宣畢皆斬杖哭翰林院六科禮部皆素諸衙門半采素不盡從二十七日制比議謚禮官言后謚用十二字我朝典禮 莊

肅皇后作配武宗母儀天下十有六年謚宜並美列后孚敬曰二字足矣汪鉉附孚敬諸議大臣皆唯唯王廷相初是禮官議後亦不敢堅執賴 今

皇帝獨斷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四月今皇帝幸天壽山行宮諭言曰 皇嫂謚禮未備汝禮官宜疏請是年九月 今皇帝御文華殿親

灑宸翰定謚為孝靖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借聖毅皇后

自昔皇后生子者甚少或妃時生子後冊后者多近世如 憲宗 孝宗 孝肅太后 孝穆太后子也 莊肅皇后配武宗十六年無子 悼靈皇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 四五 吾學編餘

后正位中宮七年無子 茂陵諸子皆出妃嬪中何也或曰陵中風水使然 懿文太子 孝陵子悼恭太子 茂陵子 哀冲太子 今天子也自古外戚貴盛莫如西漢慘禍亦莫如西漢如衛青以奴產子數年父子四封侯又二十四年子孫

遂無噍類然竊漢龜鼎者竟外戚也我朝 孝慈馬后有賢德兵亂後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王歲時祀而已 仁孝徐后中山王長女本功臣無封爵 孝誠張后今惠安伯彭城伯家 孝恭

孫后今會昌侯家是也本以恩澤封後有功遂得蒞事與諸外戚者異 孝莊錢后家安昌伯 周太后家慶雲侯長寧伯 孝貞王后家瑞安侯崇善伯安仁伯 邵太后家昌化伯 昭聖太后家昌國公建昌侯 莊肅夏后家慶陽伯 蔣太后家玉田伯 悼靈陳后家泰和伯初外戚間有官

止都督者至稱舅氏乃始封爵蓋文帝不肯封二

竇至景帝始封也景帝欲封王信條侯執不肯封

竇太后有言條侯死蓋侯竟得封今外戚之封不

侯繼世定始於秦陵宗考秦陵時二張甚橫日

夜侍禁中遊幸內臣何文鼎素忠直二張舉窺御

帷文鼎持大瓜筆之幾死秦陵亦不罪文鼎也

富是時張氏奪民田廬請官寺舍又豪奴姻親恃

勢凌官府篡獄囚莫敢詰金玉積如山不厭市津

壟斷往往皆張氏矣言官時抗論朝廷亦不問近

世外戚莫橫於二張至正德時稍稍收斂乃嘉靖

鹽邑志林卷之三十一四十六吾學編餘

以來益戚戚自謹大張雖以定策功封公然亦不

敢視邵蔣務謙退自保胡端敏公尚言宜保全外

戚不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今日始也顧二張

內倚昭聖外多瑕釁嗜利之人奔走其門生長

短或聞之朝廷日有疑忌當路大臣又恐他日有

禍欲急去二張以一人心遂嗾人奏小張有逆謀

朝廷遂決意考問薄昭故事旨會法司多官會

議衆亦恐傷仁壽宮又其事無踪跡且皆先朝

事但奏張延齡逞兇殺人僭造臺榭淫於酒色鶴

齡兄弟至親一門同居不能救正皆有罪旨云

延齡犯十惡迹已著但証佐無存以致小人藉口

不奉公義專一結納掩飾姑免究延齡照祖宗

法度便提了依律處斬鶴齡同惡相濟華爵做南

京錦衣指揮同知帶俸閒任蓋已惡廷議不明言

誅戮沒產窮其獄已而延齡又有詞刑書聶賢等

稍為開釋朝廷益怒聶停俸一年該司官皆下詔

獄延齡在獄中再詞通政司官懼有不測亟與封

進有旨詰問通政官交私皆停俸富是時再無

一人敢論救者昭聖益遜避若不知海內傳聞

籍籍有他議未審究竟何如也

鹽邑志林卷之三十一四十七吾學編餘

酷伎

周衰在位皆貪夫今觀之詩曰貪人敗類曰交交

桑扈率場啄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蓋其時不

止榮夷公一人好利而已秦亡之速則酷暴之故

自古未有吏人貪酷肆無所忌而不忘其國者漢

武帝雖有酷吏然皆潔廉自好觀之史傳惟杜周

一人好利耳當是時惟天子取民之財百官未見

其然又承文景富庶之後又武帝卒自悔悟哀痛

自責故不至於亡唐室貪黷之風最盛然不甚酷

酷吏惟武后時有之武后時酷吏又不如漢蓋倚



法貪黷甚矣宋時廉不如漢然仁厚過之惟一  
權奸殺人竄人耳詩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彊禦曾是培克天降惛德女與是力彊禦酷吏也  
培克貪吏也貪酷並行而不亡其國者未之有也  
今天子時時申訓諸吏欲其仁潔乃今賂賄公行  
鞭撻者日死上官及大臣惟問財利進退人今有  
人爲縣而得萬金者即殺人不得科道得爲好部  
官何社守嘉興菜飯布袍一錢不私竟以不謹去  
奈何吏人之不貪酷也嗚呼此風不革數年之後  
民窮盜起大亂作矣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四八

吾學編餘

奸佞

嘉靖改元遂去王瓊陸完諸奸佞收召故老公卿  
號稱得人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吏部喬宇  
戶孫交禮毛澄兵彭澤刑林俊工趙璜都察院金  
獻民數公中唯宏最下雖有才心行險側趙亦有  
才而志欠端金好利然能守法林先幾首乞去毛  
薨於位彭孫皆乞去楊喬以大禮議起相繼去蔣  
毛亦去於是宏爲首相矣喬去用羅欽順太宰又  
用楊旦太宰皆爲陳沈所阻乃用廖紀紀用盡遂  
楊喬薦拔之人引張桂之黨廖去用李成勛成勛

自南都來道改法司遂用桂爲太宰張入內閣於  
是公卿大臣旬月三更有志節者相率引去在位  
者皆骹骹嗜利之徒中間唯有胡世寧李成勛伍  
文定皆在朝不久王守仁竟不容其入朝至死猶  
誣以劇罪至嘉靖十三年夏內閣則張孚敬李時  
方獻夫獻夫以老疾乞去皆謂代者非夏言則汪  
鉉也六卿汪鉉許瓚夏言王憲聶賢秦金聶秦皆  
舊大臣稱清謹今亦一切附會都察院王廷相亦  
舊有氣節能文章今亦碌碌耳通政使陳經大理  
寺周叙六部侍郎則霍韜張邦奇張雲陳軾管倉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四九

吾學編餘

讒佞

自古在昔讒人得志天下善類必被其害而國家  
亦衰敗隨之讒人雖唐虞時有之帝舜所謂朕聖  
讒說雖聖賢一堂尚亦憂此况後世乎詩中言讒  
人情狀最多曰覆背善詈曰鞠人伎忒譖始竟背  
曰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曰無罪無辜讒口費置

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疇矣曰苛矣能言巧言如流曰滄滄訛訛曰盜言孔耳亂是用餒曰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曰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曰譖人罔極交亂四國蓋周之亡竟以譏邪傾亂之故自後何代非此爲禍至於父子兄弟夫婦不相保况於君臣朋友之際易間而難合者乎昔成湯遇災自責亦云讒夫昌歟良有以也我朝讒夫率出宦豎方士武胄未有儒臣縉紳之士爲之得志者至正德中遂有如張綵附逆瑾王瓊附逆彬者矣嗟乎慎之哉慎之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

五十

吾學編餘

哉安仁永嘉初議禮時豈啻異姓兄弟刎頸交也此二人一在吏部一在內閣小人間之幾成大禍聞于天子而二人又不能自以爲戒也悲夫

災異

嘉靖乙酉五星聚營室時樂護以光祿少卿掌欽天監事上疏言五星聚一宿其占云有德者王無德者亡又云王者易姓受命又云有德受慶奄有四方子孫蕃昌 旨下禮部覆詞亦懇切中批修省如故事識者深憂之蓋自有天官來五星凡六聚周興聚房齊桓將伯聚箕漢興聚東井天寶之

亂聚尾箕宋初聚奎至是聚營室也先是欽天監皆日官疇人倚法頑鈍又率淫于酒婦人昏迷天象 朝廷用議者特用士人蒞其事以故華湘樂護同在監中且將任之改曆日官疇人以二人者不便已私百計中傷華先得罪去樂亦繼去至今曆法日差莫能改筭七政時示變亦無復有慨慷敢言者即言亦冗俗不經不如樂有文章緣飾又肯盡言不諱云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

五十一

吾學編餘

嘉靖戊子四月十二日早京師大風陰霾咫尺不辨惟聞飛瓦折木聲竟日不止先是因災異頻仍降 勅修省又因江西撫臣汪鉉奏甘露河南奏河清遣官祭告天地 宗廟羣臣齋宿未及行禮又有茲變 上意頗不安 今天子 憲宗皇帝孫也 憲宗第二子封興國薨謚獻王後追尊恭穆獻皇帝寔生 今天子 今天子生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生十五年入繼大統嘉靖六年二月乙卯河南靈寶知縣張廷桂奏言丁亥十二月庚申馮佐村黃河澄清五日奏中又言河清不於他處而於馮佐村詩稱馮翼孝德史稱中興賢佐正今日之謂也 天子喜紀之以詩百官稱賀

告之 郊廟是歲三月壬申汪鉉奏言戊子元日長泰縣欽化恭順善化等里天降甘露奏中又言皇上名號正而倫理明禮樂興而刑罰中賢俊登庸舊章修舉有此祥也 天子又喜遣官祭告薦之 宗廟頒賜廷臣故明倫大典史臣云是典首書黃河清慶雲見者天地啓聖之徵也所以昭禮之始也終書黃河清甘露降者天地佑聖之徵也所以昭禮之成也汪竟以甘露驟得太宰是後白兔白鹿黃龍馴雀祥瑞紛紛來奏矣昔洪武二年十月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上永樂十年七月十一月甘露降於 孝陵松柏之上凡四日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吾學編餘

時宋濂有膏露頌王直有甘露詩天官書云氏北有星名爲天乳天乳明潤則甘露降宋杜鎬學士墳莊有若甘露降林木兒童輩驚喜白之鎬鎬味之不憚曰此非甘露乃雀餉也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卒家繼八喪胡文穆謂甘露之感召此爲上瑞若人家有之亦雀餉之類耳豈甘露宜有於國而不宜有於家也 御史郭宗臯者山東福山人父天錫爲平湖令有才力守徐州亦能其官宗臯少有穎質舉進士有

名改翰林庶吉士柄臣不悅與羣吉士皆逐出宗臯爲主事刑部辛卯鄉試宗臯考浙江歸改武選又自武選改御史巡通州倉嘉靖癸巳十月八日夜四鼓萬星縱橫流飛俄隕如雨至天曙方已給事沈謚疏言微婉報聞不罪宗臯疏甚切直且云此非小變宜君臣動心儆戒勿以大同軍變及太子薨逝之事遂謂足以塞此變疏入 天子震怒下宗臯詔獄詰問 朝廷失德者何事錦衣王佐心憐其忠筆朴少解覆詞亦緩 旨不允更令責詰佐亦少改前覆詞上之得 旨既問明白挈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五十二 吾學編餘

在午門外打四十棍放了宗臯得不死今尚爲御史時十月六日大同軍變十一日報至京師 哀冲太子亦以是日丑時薨故宗臯奏中云自古天變必人君修省轉災爲福不然雖祥亦禍况不復修省晏然自謂聖治乎漢文帝宋仁宗時災異最多然三代以後獨稱盛治文仁修省之故亦當時多朴實忠諒之士也我朝 高皇帝自曉天文一見變異輒憂形於色凡四方奏報水旱蝗蝗雷雹地震必深自抑省又特命老儒數人講求陰陽調燮之道 文皇時時顧問侍臣救災弭變



之術 仁宗在位不久天變特異 宣宗時輔臣

任職 太后又能持正調護雖間有變異亦不爲

災正統時王振專權上千天象山移河徙地生白

毛留都殿宇煨燼無遺經宿大雨殿基偏生荆棘

二尺時不能修省遂有已巳之變天順中石亨曹

吉祥亂政變亦不少湯序在欽天監又不稱職凡

遇天文有變必曲解或不復奏雖月食亦失筭謬

可知矣 茂陵時彗星三出三垣掃三公北斗兩

京十三省地震五六百次往往有聲弘治初彗出

天津地震天鳴異鳥三鳴于禁中然 憲 孝二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 五十四 五學編餘

君有盛德一時大臣亦多忠朴時有小肯亦無大

故正德中彗見星搖黑光盞日風霾浹旬皆瑾彬

專政荼毒縉紳之應國統亦遂中絕 今天子敬

天法祖遇變知懼河清慶雲甘露白兔之瑞時有

之然亦不能無地震天鳴山崩川壑白虹黑膏之

異甚者彗星五年四見人生二頭三頭衆星縱橫

流動俄隕如雨然 天子頻降修省之勅動心警

戒海內亦無虞也 嘉靖甲午南京 太廟災大臣自陳乞休皆常詞 應故事惟吏部左侍郎霍韜疏詞自謂有四大罪

宜退休以應天變其畧云按蘇州府一府七縣額

田九萬頃歲徵糧二百七十萬帶耗共稅糧三百

五十萬淮安府兩州九縣額田十八萬頃歲徵糧

三十六萬較農田之廣狹淮安加蘇州一倍較糧

之徵輸蘇州加淮安十倍矣是稅糧之輸納蘇州

重於淮安二十倍也民何以堪之哉况徭役之繁

織造之費驛遞之需輓廠之價歲派料物之徵皆

視稅糧而加取盈焉賦官汚吏復肆侵漁取百姓

見面銀取糧長常例銀所以困蘇州之良民者極

矣再按松江府兩縣歲輸稅糧百二十萬北直隸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 五十五 五學編餘

八府一十八州一百一十七縣歲輸稅糧亦一百

二十萬以松江兩縣稅糧視一百一十七縣稅糧

重輕懸絕如此松江農民何以堪之哉臣嘗考蘇

松二府稅糧之重因賊虜張士誠伏誅其將帥叛

臣亦從蠲減田皆沒官故凡租稅之重皆官田也

今頑民埋隱官田以爲己業轉將瘠田詭爲官稅

甚則詭曰水坍沙壓田去稅存里甲賊害愈不可

言者也今不早圖民病愈甚蘇松二府軍需國儲 所自出而民病日甚轉而流離國計不大可慮乎 按徐州只有四縣地遭水災極爲貧瘠臣訪查徐

州雜役歲出班夫三萬八千有奇洪夫一千五百有奇復有淺夫闢夫泉夫馬夫等役洪夫一役銀十二兩統而計之洪夫之役歲銀一萬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勝言也臣過徐州語主事陳明張鏗知州魏頌曰徐州之民僅四萬戶雜役如此民何以堪應曰徐民年年拘役無一丁免者雖窮切骨僅育一犬自隨亦歲辦役銀一兩臣曰嘻民病矣極矣何不寬一分民蒙一分之澤乎各官乃曰洪夫之直歲銀一十二兩誠已過重矣况洪夫之役以挽糧船自四月過洪八月終止僅四月之役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五十六

吾學編餘

費銀一十二兩奸人厚利矣農民實病為中制歲議徵銀六兩儲之於官俟役洪夫按月給焉自四月至于八月有事力勤之月也月給銀六錢其餘八月逸閒之月也月給銀三錢徐州之民歲減銀九千有奇通十年計焉減銀九萬有奇矣又自開夫班夫各遞減焉農夫之惠何可言也今農民重困皆貪污官吏為之厲也貪污不戒由吏部風紀不振賢者無所勉不肖者無所懼也賢不肖無所勸懼雖良法美意莫之行矣臣惟皇祖封建藩邦歲有定祿夫藩邦之有祿猶百官之有俸也百

官一月無俸則告饑矣藩邦一月無祿安所給乎山西巡撫僉都御史王明德奏云積欠王府祿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五十二石山西所欠若此則陝西河南湖廣可知矣臣聞河南湖廣之宗室有女四十不得適人者矣有夫婦共蓬以居者有不幸沒無棺者有晨朝進膳惟一餅充饑者蓋至是極矣男女婚配必求長史代啓奏聞非有賄幣即從沉壓若有婚配禮官又從叅曰擅自婚姻非削職秩則革祿米含冤負屈不能赴訴若徑赴訴冤禮官又從叅曰擅自赴訴送囚高墻矣未又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

吾學編餘

言京甸山東之利可耕種如吳浙蓋虞丘二公舊議天子批荅亦如常更不勅六曹一議處也辛丑大旱自庚子六月至今五月不雨半天下黃河流竭漕運不通四月初三日上禱雨於西苑用方士陶典真五雷法以穢物觸神躓慢殊甚即日風霾大作初五日戊初火起太廟延蕪無遺成祖仁宗二主皆燼烈焰中天子深自悼責力疾奏謝南北郊社稷及奉神主暫安景神殿遣大臣就長陵獻陵題主二十一日入景神殿又謂睿宗廟獨存恐神靈不安亦請祔景神

殿於是躋於武宗上矣五月十三日又請雨是日令百官皆宿省署風霾又作兵仗局又災連日風霾不止然十三日微雨數點禮官以為雨矣聖躬可無勞也廿一日乃謝雨

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天佐福建晉江人上疏救御史楊爵上大怒云周天佐錦衣衛便緝鎖明日切實打六十棍送鎮撫司牢固囚是日辛丑端午又明日日青無光風霧四塞天佐死獄中舌盡吐撻之時天佐但云皇天犯人無罪又云祖宗犯人無罪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

吾學編餘

吾學編餘題辭

吾鹽鄭端簡公吾學編以審慎質直為國朝信史第一余嘗從其曾孫思雍許得見公初稿一冊雖蠹蝕不容手而于脫編爛幅時見一事一人一語未有不條更件竄句斷字脩至有全篇抹煞別為創撰以信後世者惟是志矢公而寄嚴筆衡情而招厚所收為成美所棄為隱惡詎云傑構不晉陽秋凡以身盡世皇意存憂患耳則此編餘十目雖千百刪羨其有不可言而言若成祖之于鎮守肅宗之于昭聖是也有不敢言而言若景皇之功過張桂費王之在奸讒是也有言之而推見至隱若歐陽以濮議從祀朱振為大同亂首是也其他見聞尤多身所更歷誠編外之真是非真議論真褒鉞也惜乎女后一條僅存孫錢周夏諸后他如酷佞不見一人而奸讒祇存二叙不知刪傳更作何語徒有想見而已但公初為郎署議迂人禮此編筆載非一而詳駁無或少遜所謂至死不變成其為端簡者乎

後學姚士麟題



孤樹哀談

建安李愬

于肅愍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麻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歿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問閻話短長

孝宗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獎蠹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大懼竊從平

際中觀但聞上數數稱善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公等亦見太子未壯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天下隱受其福至上語及官中事毅然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亦未敢輕動也

楊文恪志切匡時以經筵講學為出治之本疏每上必懇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禎

楊文恪

楊文恪志切匡時以經筵講學為出治之本疏每上必懇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禎

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讀書宜用大學衍義時論禮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公力言公卿中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黜遠讒佞無為所惑楊茂元盛應期因事獲譴仍奏乞叙復他所論薦如周瑛周五

中王鴻儒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等皆有時

名

薛文清

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薛瑄同事歎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非吾輩可及

孤樹哀談

謝閣老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修者四人內餘姚三人逆瑾以為謝閣老所私執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一人

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劉瑾以為奇貨可騁宿怨笑曰今入我彀中矣言于上必欲置謝于邊戍賴李

東陽曲為辨折令其為民

李相國

天順時上謂官軍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李公

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  
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與金書鐵券  
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卽除其國豈有屢犯罪  
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  
供其俸必至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英宗

英宗嘗論昃恭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  
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對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

孤樹叟談

八

三

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  
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  
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善飲食隨分曾不棟擇  
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  
此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  
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  
於四書尚書嘗遍讀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賢曰談  
如聖論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  
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 英宗每爲首

肯

內閣

我 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競進  
者率規計恐後載公珊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  
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勲業甚幸沒沒老文  
字竊所恥也後兩公咸爲名臣

孤樹叟談

八

四

# 磯園禪史

磯園禪史卷之一



辛酉



正德十六年

正德十六年三月初七日京

分抄詰旦入部署侍郎揚

予曰見之必何祥也揚曰人有常言星犯月口主

人不久又曰數日前有白虹貫日子未之見至十

四日武廟崩

先是十四年冬十二月忘其日子早起即見皇儲

及錦衣衛前一陸樹枝皆蒙雪如開花狀子甚訝

之至即署則聞陸太宰朱寧廖鵬是日早皆捕繫

磯園禪史

卷一

一

詔獄籍其家語云樹木掾達官怕錢不足道其陸  
之兆歟

陸太宰完姑蘇人機雲之後富甲蘇州曾為江西按

察副使與寧藩有舊後任兵書宸濠奏復護衛陸

疏未奏勅止備查護衛予奪來歷疏後云今寧王

又以

太祖典章為言臣等擅准定擬乞會官詳議內批遂

復之陸改吏書時孫燧為都御史巡按江西宸濠

托書陸去燧用布政使果辰為巡撫孫守仁亦

可惟不用吳廷奉書至九江被盜擒獲書事聞



于朝陸請罪已宸濠反太監張永隨征江西以失勢時平請陸不遂因劾陸假

太祖與章擯復護衛遂致反叛陸坐是逮錦衣衛似并原籍捕繫其母妻女入院衣局

武廟駕由通州歸出陸與錢寧皆反接御麻校飛首戴草圈樹標乘馬備諸苦楚

武廟崩事始獲釋請成福建陸逮時人頗憐之予因為句曰咸陽市上嘆黃犬同年周子賢應声云湖

口舟中得素書人以為切對錢寧本李巡檢家生見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時漸養名福寧見能死居

咸園禪史 卷一 二

京師不知何以特寵于

武廟賜姓朱魯蒙陸召或云善紫衣帝應手即結足

以喜之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權傾中外子名永安方十餘歲亦授右都督寧性奸柔納結士大夫

有事亦為營拔惟忤之者則加罪譴日夕給事內園約房間日一至衛視事請託九卿奉命惟恐後

末年以

武廟寵江彬輩遂見疎竟以交通寧府景市沒其家

永安給付親同公家為奴或曰寧曾許宸濠子入

嗣宸濠兵臨安慶不投軍士怨曰彼西京一二人

誤贈蓋指寧與面却守倫太監劉瑯也

錢寧沒入家財金七十扛每扛一千五百兩共十萬

五千兩銀款十肆百九十九扛每扛貳千兩共肆百玖拾八萬兩金銀首飾五百一十八兩金仙鶴

二對錦川石三十扛犀牛角一對祖母孫佛一尊高朵寸玉帶三十五百條流金仙鶴十對條環四

廂珍珠眉葉櫻絡采廂烏木脚盆貳個流金銅鹿一對珍珠二櫃古銅香炉捌百壹拾個織金蟒衣

五百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玉琵琶一把沉香木脚盆二個玉琴一張金銀湯鼓四百個蘇木柴

咸園禪史 卷一 三

拾扛胡椒三千石又三十包小金銀鍾四箱大理

石屏風三十三座各色床五百張地平三十扛廣

東櫃伍十扛石花盆五百個食羅盞一千扛摺竹盒三十扛各色段參千玖拾五扛棉花七百扛葛

布五十扛螺鈿屏風五十付度金佛三十櫃各色袖箱二百五十扛銅鏡四百五十三扛每扛二十

串共九百六十萬貫銅鐵獅子四大庫川扇五十櫃大銅火盆五百個皮箱三十扛大銅香炉三十

櫃依炉三十個圍屏五十三扛各樣佛像四十三

櫃毡襪五百扛蜜煎一百扛零碎銀十櫃錫家貨

一百扛磁器家貨二百扛各樣古画四十扛各樣靴六十扛白玉盒二個各色紵絲六十扛祠堂一座白檀香佛一十二楹護勅一座涼席八十扛碎段子四十扛羅十扛銅家貨五十扛白米六百八十扛小底衣五十楮各樣鞋六十楮鍍金佛又三十扛香料三十扛廖鵬太監廖體弟也呼廖二太監初鎮守河南蔡帶鵬為參隨百計生事害人甚至持令牌宿娼家鵬子體應試河南時孫偏修清偏居汴清為代筆體李弟七名後為言官劾去復以千戶職隨鏗鎮陝西予至陝堂會之其害人如

歲圖碑史

卷一

四

其父嘉清改元鵬戮體兄弟俱成瘴方李愈憲濂為予言體入試初場日晨報後清即約李同室出遊至次末場亦然李始覺其為體故款援已為証也蓋孫之文思敏捷由只得試日至食時文已具稿入云

寧藩宸濠性本殘酷素蓄異心其始不過賄結驛近錢寧華樹威挾搆搆按藩臬官有忤之者輒奏禁京師百方窺辱拘按官受其制藩臬官畏其威令行禁止濠遂益肆殺謀招誘永新民吳十三林十一等劫掠江湖間蓋為嘗試計內外官民皆知其

必反策先敗發之忽有一

旨令五城兵馬司驅逐寧府差人潛住京師者因命副都御史顧爾壽太監鞠義任伯某往勘其差人奉告濠遂倉皇反于江西時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也拘按三司入謝青酒稱有密旨令奉兵赴京孫却御史遊請旨現濠怒傳燧出斬副使許遠力与抗併違斬于廣仁門外巡按御史王金及三司官俱拘禁偽授奉人王春等官賊用故致仕左都御史李士實奉人刘春正為軍師奏攻王倫散狼餉倉事滿瑞安慶人也領兵招澤安

歲圖碑史

卷一

五

度濠自統兵至湖口攻安慶不克復歸王都御史守仁伯安巡撫南贛來省械至豐城聞縣令願必告變而逆合贛州知府伍文定謀集各守令奉兵攻城擒濠未交兵濂舟為知縣王冕所獲先是江西省城官皆拘囚于賊府縣文移或申浙江南都守臣以變聞兵部議命將掛平賊將軍印統京軍數千及調浙江湖廣兵截殺疏入數日不報已而有旨戚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朱桂往未幾而守仁提至駕竟出駐南都諭年榮濠等回京勒死通州

同年張御史鰲山謂予共入省城三司官俱跪迎道  
左未几傳濠至与伯安東西立濠謂中宮姜妃最  
賢吾諫阻被斥溺水死却堂為我榜之伯安云何  
以辨濠以妃狹着紅紗褲他人不敢也竟未及榜  
濠有妃徐嬪知文墨最寵 江西人詭呼為翠妃  
濠夜半出兵妃贈詩飲把三杯 壯行色酒家猶  
在夢魂中或傳妃為朔州土兵獲入賊巢莫知所  
終莽正素有虛名不仕伯安亦与之交至是見伯  
安曰女亦奴數也復何辭濠奉共皆用二金募一  
人辭祖塋返已亡貳千元如之何則點面割耳為

歲國禪史

卷一

六

識濠初出油黃石硯江西人呼黃為王濠聞其名  
不悻起兵日哥強酷甚濠槌牛告天白金甲視牲  
布列牛忽墮地裝莫能奉

李士實南昌人壯年頗以善書能文名然殊不佳不  
知何以得香也濠以其故老用之或云士實入見  
殺孫却堂亞謂濠史人心矣達請罪請罪可得削  
爵濠因許孫家人殮死照其首士實亦知其事  
之必不成而云然歟

漢高捕繁張款呂右謂張王以魯元故或不為女高  
祖罵曰使張款據有天下豈少而女耶宸濠時花

益亦載二巨艘其子方十歲余亦謂阿爹欲謀作  
皇帝今將軍亦不可得矣變初聞予頗憂同僚或  
謂予何憂之有因戲謂塞夏固方人各有志也安  
得而不憂

晉漢王瓊德華為兵書先是有以宸濠謀告之者王  
謂其則不足慮人訖切笑之及濠變聞予革謁之  
後堂王曰若等謂如何豈有若草鞋垂子而能  
取天下者尔等試現其能登書湖岸越一步否  
且若輩以謂太宗何人也起事時糧兵亦有三萬  
高尔云：濠豈其比耶次日會謀王具稿出師布

歲國禪史

卷一

七

置各臨人馬周悉委曲信笔而就且曰茲皆无所  
用之功必王守仁成也其時王守仁或以擒獲矣  
卒如公言人始服其才王殊有知謀胆畧昔遭時  
不造附結權幸為人所疾惡云

指揮江彬平虜伯提督團營隨 駕巡宣府各邊及  
南却威權可畏与其妻党指揮神周李琼擁邊卒  
數萬居京師號外四家

武廟崩日人疑其必反也兵書王公憲恨特甚左侍  
揚公廷儀急謀請卜惟王公瓊謂不敢予時叨賊  
方昏暮得熱旨同年于湛塋中夜書告示徧榜諸



城門盡散各逃卒婦不知卒亦怨江之保詰旦携  
嬾子塞道行矣至十七日樞同憲等入視乾清大  
百僚方哭臨則聞彬已內就傳出擒神周李琮由  
是人心始安然彬實无反謀蓋駕崩次日純持五  
千金揚帖求林于大張大監求竟与五子俱坐誅  
宸濠反逆實發其事者謝儀也儀江西新建人不  
知何回徑營入東廠受千戶職從太監張銳判事  
以資勢利素与南昌一郡士大夫官京師者往來  
予以原籍亦一職而濠謀既露南昌士大夫勸儀  
發于銳其逐差人及命官往勸皆銳為之儀因白

成國碑史

卷一

八

却給事中邢秉伯字季勳伯字不可遂謀于予同  
年御史蕭淮劾之逮賊平論功疏內畧題淮名淮  
以鄉里內閣將故所免為之地陞光祿少卿卒无  
知儀故者一日萬府尹鐘仕鳴喪于驗封郎今王  
却御史李夔一卿拉子与武庫郎查仲道丈夫同  
往吊萬因語及茲事款子為儀暴其功王遽謂  
此人非良須斟酌萬語沮未幾有御史楊百之論  
淮儀有功徇功人之既吏却遂出百之擢僉事百  
之畏竟未履任而罷

寧賊功陞官竟死一人得受用者知府邢均徐璉御

史謝源伍希儒俱以兵入城時廣取府中財寶婦  
女奪賊張文錦擢却御史巡撫宣府為兵所殺王  
冕任兵部主事守山海關賊登突入手日之載德  
儒擢布政使舟漏溺水領使御史陞大理少卿  
坐大獄免馬津大理巫誤服祭服謝恩然胡克元  
廣西叅政蕭淮僉却御史未几死惟伍文定獲厚  
利陞付却御史再起兵書乍歸王伯安封新建伯  
以論道李得罪于時張聰專政奪爵弗与襲云  
正德間有人為詩詆訕李閣老宿之云高名直与斗山  
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

成國碑史

卷一

九

子規啼又有咏楊花詩詆揚太宰應寧云點紫紫  
菊西復東悠揚死力任春風謝家擬雪真兒女到  
處生虫不殺虫李詩戎傳孫情直卿所為揚詩則  
江夏劉備用熙為之其亦薄輕之甚矣揚後有為  
朱大周屏逐奸臣謀劇者事甚郵襲未一全旨揚  
某奸俞云：着回原籍披毡衫春爾象去珠可嘆  
蓋揚本雲南人也

止德戊辰六月二十九日朝罷御道忽遺紙疏一卷  
不知其中云何糾係官失奏匿名文書當燒毀遂  
拾上刊理見之大怒閉諸朝官跪完時暑烈甚主

事何執教人化焉餘皆捕繫錦衣獄竟元踪跡  
未幾遇太監李榮去司礼仪其中所言為李榮短  
謹云

劉瑾本該姓有侄女載大兵弱冠奉進士探花瑾狀  
招為倚居以大宅載欣然受之予親遇其策肥從  
杖時載原籍已聘某恭議女矣瑾一日忽悔之左  
右或奪其美瑾怒曰又一蔡伯喈五十朋矣何美  
之有竟不与女別誓陝西解元即昇理誅昇其  
妻適歸載尋亦死

王晉溪耕捷與內閣楊廷和石齋素不相能石齋一

歲園禪史

卷一

十

日左順門假礼部事詔毛尚書澄謂我內閣為張  
保晚下晉溪應聲保豈能跪下內閣終足焦芳自  
跪下也衆為之暢然

今上嗣位晉溪逮即以女語訐石齋晉溪坐謫戍例  
兵部定衛尚書彭亨卷降以哈察事當為晉溪奏  
治時論甚不与晉溪至是彭起任兵書即奏避嫌  
不定衛內批戎蒞浪子故為淹其文移督府晉溪  
因奏乞更衛內批戎後德言官群論之有旨兵部  
勘復彭楊亦不校竟成後德五年桂吏侍奉王為  
兵書從制三邊轉吏書平焉

尚書澄極淳實陸被逮令推冢宰命奉毛堅執不允  
署至款趨出遂奉晉溪予所親見

國朝以來不愛作天官卿者无一人而已時京官皆  
畏晉溪強狼謂居位不附己者必无美擢及任則  
不焚即即歷俸四五年即擢各即守曰汝官人皆  
不喜為既款与之早得一二載彼亦甘心矣一時  
士論驩虞如也惜其在未久耳

氣運否泰循環似有常數

國朝二科元癸未進士蓋永樂癸未  
太宗清准天順癸未文場火正德中癸未歲時至人

歲園禪史

卷一

十一

歲以是為憂氣數乃轉移于二三年前元庚辰進  
士蓋是歲

武廟駐南都至

今上嗣位辛巳方廷試也不知後癸未又將何如己  
己歲運亦然正統己巳王振擅權正德己巳劉瑾  
竊柄二瑞皆旁克極惡召國禍乱其誅夷亦同翰  
林檢討刊瑞崇教內暨會瑾極言  
國朝宦官之委靡間惟畧許王振瑞回与之辯瑾卿  
瑞後亦為瑾黜

嘉靖六年五六月間忘其日受感守心廖太監紀述

拾陳左都御史風標及兩京左右侍郎十餘輩果  
閣老儲喬太宰宇卒于家至某月返而復逆來守  
之遂有張寅大獄之變刑書顏闕壽左都御史聶  
曾大理卿湯沐三法司為之一空株連大李士賈  
誅吏侍孟春刑侍閻楷輩十餘人予嘗戲書久摩  
數子不啻天地間一糠粃而亦上干天象何其神  
耶至十年秋彗星見東方張璠被劾退即歲十一年  
璠起七月內彗復見西方芒掃北斗璠退復戚其  
後璠再起彗復見璠不退彗亦隨戚予嘗嘆天亦  
无如之何也已又聞十二年間某月日天星忽墜

藏國碑史

卷一

十二

于西方如兩季朝皆駭異其占為臣下背其君上  
之象已而果有大同之變軍士閉門拒敵官兵費以  
數十萬討不克竟從招撫十八年己亥春

今上南巡四月末五月初彗見西南犯木微芒掃上  
相駕還京夏閣老言被譴退尋復位而戶書李廷  
相夢弼等竟去然則古史書所載天象變異信皆  
有之乎

劉瑾自李榮退後專掌司禮監虐陷滔天動藉法文  
臣內外官僚有小過輒用百五十斤回木枷項慘  
不可目御史馮顯自徑于湖廣試院周翰自劾于

運河給事中郝俊許某自徑于安福巷瑾聞之愈  
怒正德五年安化王置錫反以誅瑾為名

朝廷命張永往征之未發而置錫已為寧見指揮仇  
誠所擒永折箭与

上誓及旋單夜半奏擒瑾明日降奉御籍其家以擊  
錦衣指揮楊玉掌北鎮揚石文恭時八月十三日  
也一時京師欢声載道十五日學吏書張傑皆坐  
凌遲死

劉瑾既擒後數日會問于午門反接入榜答子親聞  
之聲振如對有問其扇中藏刀者瑾曰誰云曰拾

藏國碑史

卷一

十三

事李憲瑾俯首嘆息再三曰李憲亦劫我矣蓋  
憲陝西人瑾擲里以中舍起遷吏科都云瑾皆出  
不能行杖以大布被昇之己乘木駟往來劄于東  
西市見皆揚塵反擲之僚交主事胡遠監刑謂  
予是夜宿宛平縣內使問報不絕瑾已尚千餘刀  
矣犹能食縣令以木器食之創甚不可藉草索軟  
褥曰施恩于不報之地弟某先瑾月餘病死遂不  
反難

張傑性貪縱弘治中以文選即被劾家居至是瑾以  
御里故起復文選不越月擢會都吏侍半載為吏



書騎奮溢快或傳大理丞魏某求為蘇松巡撫并  
其愛妻入練宅練留易妻昇出送之魏果巡撫行  
未至蘇松而後改起魏係服毒死魏其尸妻子戍  
海南

劉瑾擅權大臣以賄進然見其才為卒未任然芳  
劉字俱以万金賂入閣後皆被斥歸其他兀齋九  
卿報罷者日不可測故時附瑾輩謂之小太祖即  
戶侍二泉室文季最有時望左順門見瑾白事恨  
甚溺下人因號三泉即素以廉節自持坐是累召  
不起以壽終于家

咸國禪史

卷一

十四

武廟崩誌朝開變大小日僚俱入食時遣謝馬却尉  
崔元大學士梁儲禮書毛澄定回公徐光祚太監  
谷大用費金符往迎

今上嗣位兵部亦遣听差指揮三四人行十二日而  
抵安陸崔等各賞千金駕飛雲輦以沿途所過  
城門狹小不能容止乘便輪四月某日抵宣武門  
外駐宿行殿大臣擬未登極或謂始從東華門入  
或謂由

正門裏論紛，而旦宸斷則副正陽大明門入臨御  
矣夫既迎取即真天子也所問頃刻尔豈可謂未

登極而犹不當由正門議論迂僻如女卒之大礼  
之議之變有由然也

喬太宰字大僕知張文錦儀容皆偉岸一日早朝予  
在班行日二人謂主客部孫存性甫曰寧王可謂  
无謀矣若欲反時蓋先遣善相者而都瞰喬安慶  
瞰文錦是其虜否性甫應聲魯使人瞰之矣以二  
人皆有福相多為其間國无勲耳聞者矍然蓋寧  
藩之變喬逆守南兵部文錦守安慶備禦頗  
有力焉

廖鵬有妻曰四娘子最名嫵媚一日忽有奇運鵬聞

咸國禪史

卷一

十五

住南京甚急限三日內即行已而鵬竟未去莫知  
其端後訪為鵬見禍起四娘子謂自飾往見錢寧  
先期左右住于寧宅門旁室寧入娘子即見自祥  
蓋哀懇寧因私之事遂釋鵬隨拜寧為父稱親  
爹寧修石徑山往來必過鵬入則妻侍馬方偶寢  
鵬必就問安或曰寧日妾數昇至家鵬跪進曰善  
善昇去弟倍有一言妻不如妾，不如偷，不如  
想留此外問妾之不愈于家之樂乎寧殊喜鵬死  
妻流落人間犹有及見之者同年楊慎用修謂予  
梁修

武庫寶錄亦載茲事

空同李楚陽賦吉弘治間更詩文體尚古一時文士  
皆宗之故吉為地官即崇勅元勇輩及代韓司徒  
卓疏勅劉瑾勒歸園住瑾誅起為江西提李副使  
氣節凜凜巡按御史江万富堂調待之故吉勅江  
特并桂之見修沐猴之容士林傳以為嘆江熙李  
亦罷其後余同年俞木子華以編修乞外提李  
廣東御史毛鳳與爭奉一人相搏于試院俞奉毛  
過手書奏疏初之毛亦初俞厥清淡而慕肥甘毛  
免俞亦痛復起為尚通政卒御史回怯勢驕僂二

咸園碑史

卷一

十六

公亦恃才不足多

嘉靖中江陵尹任相以御史詢官時文程公安報稱  
即將某人如何某事何如公安尹署其公文尾答  
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將二字好唯當寄語江  
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绣衣即問者絕倒

禮部聘會試同考試官以二月初六日薄暮時持幣

至初七日早拜朝宴禮部畢入院初八日同考官  
各以本任試日議于主考其四書論日皆主考定  
也歛昏頓至公堂後聚奎堂開講同考試官于  
內惟容庖丁及刻工二十餘人內外風息不通中

書官錄試日分行刻板四五完則用繩束之臨

于泥泥案上摩印其泥絕墨涅墨云自永樂中關  
試院以來所有蓋印畢即磨之未料復取用初九  
日五鼓散試自十一日暮尚未得卷閱二十一二  
日事即大定矣前後不越十餘日而文章之高下  
士子之去取決焉顛來倒去恍惚變幻若有鬼神  
主乎其間人力不得而與也予嘗謂當與者不必  
文李但須精力耳予入廬時同考諸公皆問有夢  
否予无心忽夢室東壁懸一鐘馗詰旦語諸公  
不加之意已而予取中卷九得彭汝宜為第三魁

咸園碑史

卷一

十七

辛應中卷九首之兆二十五日禮部提調官進墨  
卷同考按所取號檢卷入逮夜填號惟五魁主考  
自知之不填二十六日拆卷書榜同考十七人于  
十八名起拆再起于六名終五魁馬于時有柰字  
祺于李字者有殊墨卷不相对者業已定矣不獲  
已亦填之謂非命耶

正德甲戌廷試霍會元翰已填一甲第三矣卷尾偶  
例印一讀卷官銜中書閣令曰予善刻之李生  
事繼先復例印不可再刻也遂寘二甲首然霍惟  
十奇報區科名雖不足軒輊之而甲第名次亦

有定數也

袁閻老宗昇為興府長史恒夢与李而涯翁之相搏  
勝之為進士夢立朝廷賜以金盃其父方伯公亦  
云兒酷貌類像與徐閻老博後從龍授吏侍兼東  
閻次日陸禮書文淵閣大李士賜玉帶凡中均及  
卿佐賀儀一切勿納惜其時已病竟未獲東帶  
陸謝尋卒于京不然相業亦有足現者

焦閻老芳提李湖廣去取諸生不甚惠文字但示誰  
家有福孩兒出來雜其无季附不成說話然固中  
世事况柳子厚与某書所謂捧土揭木云一固已

成園禪史

卷一

六

如坎不足深怪及予所見尤大是柳言焦子黃中  
李進士二甲第一特授翰林編修刺策一道尋陞  
侍讀与其父同致仕歸故理政未暇泰福

正德己巳庚午間霸州列七列六趙風子齊彦名楊  
寡嫗盜起勢甚猖獗北直隸山東河南城邑俱被  
攻破殺將殺守令不可勝計起付却御史馬中錫  
討之不克馬逮死于獄官兵莫敢如何調大同宣  
府連東邊兵湖廣土兵倉陸兵侍完統領征之踰  
年追逐于大江狼山舟遭風賊始散趙兄瑞弟璉  
祝髮為僧潛逃于刘家隔獲之瑞堂先生前每

破城邑全生員各署門免屠賊竟有陳翰者或傳  
蜀人陳都憲孫也頗能詩予讀憲提刑新做翰親  
書其詩一照云秦廷有劍誅高麗漢廷無人問丙  
牛一照云盧溝月冷蛟龍哭燕塞風高鷓鴣啼瑞  
和岳武穆而江月詞云黃金臺下春灰白馬津  
頭多士血餘句亦清瑞翰午門賊俘剝皮而布俱  
有詩可嘆不能備載

人之生死禍福忠義成虧皆有定分正德中予為賊  
方員外部与武選部黃華回車駕付即陸震法亨  
特相善余昭問未始不發時事一嘆

成園禪史

卷一

九

武廟初出巡遊伯固一日過駕部招予偶論古今事  
及狄梁公予詠狄仕武后不能濟唐太巨某俱  
坐誅死狄生既繫獄已何以復出武后云見卿  
拜令我身痛是何說也要之狄蓋柔順善避禍非  
忠鯁者黃曰取日虞淵予曰取何日則天之為周  
自若也帝之在房州自若也某曰始姪母子考之  
史乃季昭德之言狄取何日故朱子謂梁公竟  
死于周黃曰其荐東之卒正唐祚予曰狄犹不足  
道使武后而在維百東之如之何武后既死則夫  
人皆能之何必東之也且某明言二凶雜除庶祿



猶在東之等不先為之所卒致五王受禍之慘則  
所存東之輩皆奴材耳因原言自古人臣未有能  
制其君上者所取惟霍光一人蓋光幸一帝下殿  
復易一帝事最難光亦自言至今使我心惻然光  
之敗為汝安由其不孝无術使請書知禍敗不為  
之矣二公有心飪予：无心蒼之至司署飯畢忽  
念其言有為若邀子共事者亟至駕却則二人封  
事已懸署上矣懊惱者久之因謀之黃合四司連  
車遂草疏入却寺諸公健之者一百三十四人陸  
遂得尽節黃為民子僅同諸公劉曉午門廷筮贈

歲園禪史

卷一

手

体太醫院醫生徐敷論戎瘴方金吾右衛指揮張  
英力諫杖死亦諫成舒状元芬詞捉拿

人言詩有識信然陸汝亨崇書其卷雷軒詩索子和  
中以死自誓已而果杖死今錄其詩雪花侵：秋  
昏黑小葵偃塞中雪立羽翠犹持旧風搖猩紅不  
動初顔色却城二鼓雪盈尺洒闌窗散人成跡輪  
矯負雪立不易東林叶之我心惻古称汝心花向  
日軋雪排霜汝非管憐汝百死誰汝惜汝死雖百  
汝心一慈憇內汝室之北更以汝名：我室  
疎止武布巡遊兵部屬凡十八人司務郭環山西

人也独以官卑母老辞不与列比予輩杖出幸无  
恙而環已病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然時各部司杖  
乞者同年列主政校列大行禁筆亦数人焉  
大礼之議始于霍少宰鞬先是同年右御史金尚仲  
差巡按江西与予論当聘考官必請霍主之時霍  
為進士病婦原籍未起忽一日與隆寺前遇石謂  
予前所論主考者其人已至在汝高論矣時五月  
中旬也予因晚文選卿主政保薛主政惠選霍鞬  
方以便見輩師授六月霍選即出大礼議示予為  
之嘆當曰此皆予所未請之書也極贊其是霍屬

歲園禪史

卷一

三

予同上疏予辞不款掠其美後始聞張進士琇有  
大礼或問泊現其文皆霍語朝命以報罷已諭年  
南刑桂主事勞復錄霍張二疏上事遂再起致滋  
紛，然實執政者謹短失處也使即從改称必筆  
皇得致大位耶于時陳臺部輪諸巨橫論不一卒  
无以厭眾二三人之心惟崔祭酒鏡一疏謂是皆  
謀竊歐陽修之緒餘總等恨之崔乞休即允歸  
張桂執政點翰林无奉術者二十餘人改別官楊遂  
卷一清遂得東閣用其秋引所厚入院時戎子順  
天御試韓邦奇以節時奉俱以按察司付使改春

坊庶子並修撰主試事韓前序引怪元首起批股  
勝喜批又言曰帝先天之下萬邦蒸獻共惟帝匡  
倒節其語提奉御史周易同初韓徑語本股勝喜  
批元首起批帝先天下至于海宇蒼生而韓引云  
云亦誤書海隅為海宇內批据其失兩誦之四方  
相傳以為一咲然周初維當實因韓序不遵故事  
載其名而發據韓果失之也

龍食事電本業極工金却御史浚子遠回信龍代筆  
得第浙江柳試八名人有為詩嘲之曰阿翁一自  
轉却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澤財多見子劣龍電  
家窘手兒長有錢使得鬼推磨無季却得人頂缸  
寄語兩京科道者好排閹閹說彈章又一詩節字  
識泰謀李曰布謀蘇昆李分寧只点功怒揮門  
不砲打舖話元龍出市收樹曬生曉接縣東愛真  
應得皂留孫老宜急二詩盛為世所傳

霍少宰韜平生奇節頗多茲奉其一二事嘉靖二  
年季春十六日兵部或方主事霍韜敢昭告于  
城隍之神曰前正月吏部考察天下官員亳州知  
州顏本被誣去官士大夫公論顏知州之操履天下  
一人而已矣顏知州之才智天下一人而已矣顏  
知州之剛毅天下一人而已矣使此人得漸階大  
任家國天下尚亦有利賴批乃出士論云寔河南  
左右政閭措挾批逞論陰疏其誣罔之說以中傷  
擠之或云閩措案作權奸應大奸人致憾顏州元  
可奈何其声寔之著也是故借閩措不繫之口誣

拈之夫願指吹氣以拈善類與听人声氣以拈善類作奸門犬豕皆天地所不佑鬼神所共誅而不待時者也。輜痛願知州之士官保國家善類无以自立也。自是始唱對虎充塞道聽也。為之嘆咤情鬱造閭指詰其故。閭指游詞飾奸言曰：死是也。始反覆驗得其情曰：願知州之冤點奸權之謀。閭指之口也。閭指之所以為是者，夫有所受之也。閭指羞見我而行也。乃惠我，正嫌我念奸人之惠我恥也。我心見奸人之物，豈不盡傷心哉！是不忍實之目，敢齋心昭對。城隍之神，焚之惟神鑒正。

戒園禪史

卷二

二

善惡申達

皇天上帝究正善惡。願指與吹氣願指。願指者，婁子家族勿商受毒烈禍。俾世人知願指善類與陰中傷善類者，皆无所容于覆載之中也。庶几善人犹能自立，而奸賊犹知所警畏。其于家國之利尚亦有賴。扎嗚呼善惡淑慝，我不能明諸朝廷，而乃想直于神，其亦甚不得已焉。已惟

鑿諒之哉。按吹願指吹氣，蓋指喬太宰以願致石。指揮墜死喬為石報復云。石豪俠素信諸當道也。

立齋開錄載景大不豫，群臣問疾，太監吳安以手指作十字，謂只在十日之內，是不然，安意蓋云病已列十分，非謂十日也。時景大疾革，却壇不能行。礼命石亨往代亨，帳中微見，知其必不起，遂有南

城之謀

沐英世傳為

高皇時之子，不知何所因按

高廟有羨子九保兒，馬兒道舍，舍舍崇舍，舍到如也。先買馱澄兒，負童後皆令其復姓沐英，即周舍馬兒，即徐司馬何文禪，即道舍二人，皆世襲指揮沐

戒園禪史

卷二

三

英征陝西有功，封西平侯

高廟几初得城池，皆令羨子同將官，鎮守保兒，即李保兒，名文忠

太祖親甥，有功封曹國公，劄理與張永積不相能

二十四監設奠和解之，起卷四人奉一大如景存

揚遠，卷忤錢寧，鵠謝寧併錢安費以數千計，每饌

湯進，則用珠翠首飾一其戒，玉帶几腰戒，宝玩戒

錦綺之類，之視錢

京師東大市一指，揮晨有賣肉者，至其家一人，割肉入夕之不出，償債，賣肉者不免譴譟，其主人出謂



家魯未買肉也問名誰何賣肉者云是一眼花衣人曰孫二哥主人怪之越二日於偶戲傀儡箱中獲肉蓋傀儡取人精氣日多故耳指揮与信陽張鴻貯署丞有姻姪張親語予云偶忘其姓名

本朝王驥尚書征麓川携選武選郎各一員就彼陞除相傳麓夷回攻之急登普固口僅用一人當關萬夫莫敢驍利期破之時士多称疾驍以爲料將尽後日則不給舍檢校營中病人馬殺以資料次日病者皆起遂仰攻之入口者輒爲虜所殺頃之積危填口平將士遂履尸以入破之登金沙江爲

破圍禪史

卷二

四

界曰江柘乃許渡驍封請遠伯子孫至今承襲余司馬子俊修邊城六月軍士累死積尸莫不可間余乘舟與往來尸間一不着日曰日則功不就矣余竟嗣絕寧藩之變声勢頗張雖不唯于成功而唯于倡義王陽明安伯不頌

朝廷斗米寸兵滅之封伯亦國典所有乃爲執政沮抑不令襲爵安何說也安化王小虜耳仇賊擒之封咸寧侯然則伯安他日必有公論定其是者姑記于此

古今豪傑所存自与人殊王伯安見知于晉溪曰奇

封奇封地括南顧征大帽止賊所求軍令錄牌印与之伯安奏捷疏入于本兵極其稱奮士論傳吟已而寧藩功成晉溪遠被逮爲石齋所抑伯安碎疏始終不負晉溪歸功焉或功其少徇執政意不從國士之報伯安有焉

同年邊翰檢憲績終時年踰知命同年刊編修朴爲詩戲之曰洞房花燭信良緣屈指惟差四十年昨夜嬌娘春睡著不知彭祖在自也京師滑稽子又有誅時事記其二縣照云事看羽箭纏自休乍見驟車入鳳樓金帛滿填言瑤口草園款上宰臣頭

破圍禪史

卷二

五

按史詩与宋陳修新人若問即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意畧同

蕭世賢若愚与黃伯固生同年月日時黃奉福建知試第七名蕭江西第七名黃弘治乙丑進士廷試与姓名黃補德安推官蕭某府推官黃取北刑部主事蕭取南部皆同年月黃丁內艰蕭遠監獄盜反奪俸黃諫止巡遊視賊爲民蕭丁外艰黃起爲大理丞蕭擢御史黃進賀表卒于京贈大理少卿蕭甚憂之未几擢湖廣按察使卒未至任然則五行八字之說信有之乎世傳崖生子多貴顯子

所知者威麟茅鳳蕭韶弟畝是也抑必特奉其同  
有懸絕不同者焉軍校之與趙韓王

崔蔡酒鏡謂予刊理專政翰林諸公往謁之瑾固問

常朝時閻老班下有青衣官一人行是故筆乎曰

然理訝曰吁年皆未及三十俱歎為閻老姑奉一

事考問青光劉情野劉優或傲答之理曰胡

白胡白即條奉二老事品其優劣詞若湧泉諸公

退俄有

旨黜翰林官改秩擴充事休王檢討九思補文選李

編脩廷相賤方溫編修仁和戶部檢討魏孔暉易

咸園禪史

卷二

六

舒誥張邦奇號編修俱南都主事惟何編修瑋以

謁時禮貌不恭勒致仕然數公之季實優長非人

所及瑾敗九思論餘成復故賤

嘉清初京師有夫嬾携一童男李馬兒腹內能言畧

預知人禍福聲如瓊中語面色黃燥居頃之為僭

事者捕送法曹詞供本運河漢人僱吳某理舟妻

病過一道士醫治因與妻通道士云有一術可以

春活終身但惟壞一人命夫因給吳同往罰解遂

殺吳割其手足指口眼耳鼻尖刺其五臟皓乾與

馬兒食之用硃沙畫黃依符塞馬兒口鼻耳鼓通

連呼靈奇三日腹中即應聲其事他與報耕錄所

載王萬里同但方里能捫視呼遠三人而止此腹

語不知何也夫坐死馬兒亦絕後予在淇新化

州獲靈遊道士供呈其人解京予尋歸莫知所終

予崇條錄其招詞一通附歸家久而失之故不能

詳錄

却御史許德嘉清初巡撫甘肅以節支軍糧為士卒

推入院署殺之而焚院五年宣府軍士同營堡工

程前急殺秦特旨監巡撫張文錦七年雲南巡撫

歐陽里查審冒名食料軍士中團院作亂十三

咸園禪史

卷二

七

年大同軍士殺德兵官李錦牛懸巡撫滿傲于城

上十四年遼東却御史呂廷清查地土軍士傳呂

主

國謀者怒巡撫而薄青軍士予謂巡撫信有罪矣固

從

朝廷治之許軍士擅殺之耶

國典如此識者能无憂乎

威寧伯王公越堆村大畧版踏滑稽略記數事一

日往某侯伯家適其大妻相詒聲徹于外庭王戲

曰近有雲南人朝見鴻胥官唱山呼其人曰瑪瑙

再山呼曰瑪：瑪以信呼妻為媽，而瑪瑚瑪瑪音同雲南產瑪瑙也。間者絕倒王掌都臺旣封伯冠舊標仍立東班同列戲之曰公頤尖矣同列時帶暖耳王應聲曰尔不服熱乎詢安陸州為茂燭自矜前士大夫過訪皆不令上坐僉事馬鶴謁之少不恭王曰間處東進一胡椒大如爪有之乎馬曰未聞王應曰我亦云无之要以大辣：地何用也蓋世言妄自尊重為大辣：地云後起摠制三邊屠冢宰濟田為王屬御史李之馬兵書文昇不從与屠爭于朝屠曰百斤擔子要人挑得我爭只

咸國禪史

卷二

八

可挑得八九十斤耳馬曰汝何說也屠慵挑不得馬文昇即挑耳。不过報知己之恩耳王居邊踰年卒

姚少師廣孝姑蘇寒山寺僧也洪武初收聚天下名僧于京師分各王府而廣孝居燕相貌

文皇嘗有天下一日与謀于前殿即今文華殿也起事而殿瓦忽墮地碎

文皇深惡之廣孝從容曰好：要換黃的了蓋殿瓦本係琉璃云兵至山東為泰攻狄核所扼

文皇亟款返廣孝曰第性兵難敗而氣不敗事成只

与我王帶一腰令大興隆寺東內有少師影堂予覓見其行書皆晉法卒封榮國公有文集行于世太監蕭敬福建：寧人虛事弘治正德嘉靖三朝頗老成安靜予嘗与其侄孫款同官款奉進士文義未甚通然人不言為敬之故反考察請外敬違掌司礼亦不能為敬之地其大可稱者以壽終京師士大夫一時好談男色恬不為怪譚之曰勇巴子深醜惡之不款其出諸口且言楚倍未之前聞有同僚戲予曰子莫非王李士乎問之則曰王某守南祭酒酷好尚女遺諸生有以是相競者訟諸

咸國禪史

卷二

九

王故為鸞訝吃異曰世間寧有女事耶王嘗秋野一監生某其人夢輒出其膝下人因為句曰某人一夢甚晚陰黃鍾銷聲事可疑想是翰林王李士夜深來訪旧相知有人倒其論曰某人一夢甚蹊蹊何物獨臂臂一條想似翰林王李士夜深來訪旧相交予為之抵掌然現漢書佞倖傳咸閣孺与上同臥起持聖龍陽之安等類則事在古已然不知何謂也

正德庚辰武庙南巡京師及四方忽詔言禁畜猪如出一口相違者信之竟莫知踪跡所起湖南民間



皆絕園屠舍之不尽則瘞之小不可食者投諸水予入蕙遠家畜一豕內子問如何予謂若長安街抑有鬻豬田者尚勿屠乃一公人入宅擒僕僕則屠之至次場外供給已死豬向進比致事還則猪已屠于入蕙後三日矣踰年

武廟前先是京師夜鷲有怪至人家物色不可辨或據几榻或坐蓐榻間至水人損傷相傳為青黑人家皆繫銅鐵器避之聲聞市巷時王晉溪為兵書請旨黃書告示五城兵馬司捕相鷲者怪損息此与范文正公僂說言白頭老翁夜後食人男女

咸園禪史

卷二

十

事合

王伯安狀元華之子文孝志行議論氣節功名謀畧才望迥出一時其論道李訓解任傳雖予尚朱子茲時出已見亦有新意實振古之豪傑特其技陸澄筆標榜太過憎茲多口如澄謂其起入至域精誠罰手金石志行通乎神明技之于江則不死語皆過當至謂赴論所坐旅館忽有投侍生屈原拜刺者後墮水果會屈原及荃龍宮事尤近怪可嘆要之伯安亦有以取之爾

六科故事即寺接本官至則守科給事中一人隨便

服出見相對而揖嘉靖初霍少宰為職方主事独不平之曰本內有天子命豈可襲衣而迎上疏論奏奉旨看履礼部其題准霍言給事中衣冠奉送者為典章時六科官雖甚恨霍竟詘于所論之正不敢有言地理風水之說知其必无然山川毓秀于人似亦有之第不暇論予赴滇道过貴竹山皆凶峻溪澗深枯信謂地无十里平者独普定街山後少開朗道旁有數峯如擁螺推警可人意而此地生徒視他處則復間奉進士一二人及至滇試諸生凡有滄子所在則惟奉業文字氣不流暢

咸園禪史

卷二

士

以汝知水尤秀于山但必曰宅某地墓某所生某子孫賢智富貴是所謂掘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也堂以此與諸吾師呂涇野狀元師曰吉凶由于善惡至賢皆自修為得未之聞其以山川其言尤為當理

張霍大札之謀士論皆執考孝而之說陸澄為刑部主事亦上疏極論澄病婦父之見張霍之說勝遂起再疏悔前說之非權儀制自外己而張挂以形跡大霍恐招物議回劾陸前說比之諸臣尤為叛經背道今遽二其詞反覆小人陸生謫官時論謂

澄進退元據奉朝款噫其面

古人門無秋謁人不敢干以秋比之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者形跡之間雖善彼于此然未及善要之必有中道焉予友馬御史錄巡按山西武定侯郭劬托書囑張寅事馬因朝士惡劬初囑托時張桂用事方惡科道官劬附二人力與為故遂起大獄三法司堂上官及山西撫按三司官為之一空株連內閣部侍郎寺科道三十三人馬皆死謫戍海南至今張寅李福達更非莫辨為天下後世之疑向使馬不發劬秋惟據以而處福達豈致累及指

咸園碑史

卷二

十一

紳紛：若此事具 欽明大獄錄然其時憂感處

守心蓋亦天恩非人謀之所及矣

提李閣防 國初以來死之正德十一二年間田汝

抒勒甫以給事中出提李江而奏言江西人心奸

詐比之地者甚甚請給閣防

朝廷逆通俗之予後為賊方布政司分守官亦比分

巡例請給印信予復覆奉

旨不許

正德中有

旨既與張推張銳于任周昂朱寧知道我在宣府家

裏等處住坐暖衣飽食自開心樂歡喜自在見今

在京內外答應大小人等各要遵節守令安分省事勤謹各應不許將不緊大小院事及送言等文未急惱我生氣生惱又今後但凡文書上寫及票事回稱將在京而帶任保國寺新宅外宅等處不許呼寫家裏字樣止許呼寫京東廠裏保國寺新宅外宅等處本等字樣并宣府不許呼寫口外字樣止許呼寫宣府家裏字樣其新回家人已經賜姓更名不許呼寫原籍姓名如違重治不饒漢書襄楷論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

咸園碑史

卷二

十三

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決而反

清者陰歎為陽諸侯歎為帝王也正德七年黃河

自清河至柳家灣浦清九十里九年河復清人皆

云至人生子強心知為

今上入繼之兆時對人言識者建之嘉靖六年拾二

月河南灵宝縣馬佐村黃河清凡五日不知何祥

至十五年吏書人缺不補諭年中旨特命灵宝許

諧為之時諧內服家居意以當之歎

陳白沙賦章以李子不仕弘治中布政使彭韶荐于

朝授翰林檢討不就或乞歸終養亦儒者之高蹈

然頗為丘壑臺榭尹文和直所詆短或傳有一縣  
令性候白沙不見縣令積誠再見之亦不見忽一  
御史至白沙即見之縣令番一詩于門曰考亭深  
跡已荒蕪保青青山亂鳥呼不空黃金空送石從  
今始信越人愚事未知有無詩亦可錄之和又崇  
詆吳康喬不知公論竟誰是也

物心惡性也羞忍耻舍垢汙人不可死矣李桂于  
實初為丹桂尹每与林知府魁抗林初殊容之後  
不能堪營之二十桂棄官去陸水村完為太宰桂  
以門生上書復起令廣平之某際時予同察吳守

成國碑史

卷二

高

中時之遠推守廣平同寓于京桂亦不之見洎執  
任九角撤公文桂率寢閣不行吳无如之何一日  
僉事刘秉監遵教桂會試同年且同鄉也行却至  
廣平桂与之皆性謀行書吏中吳不勝忿檢之出  
營三十巡按御史聞之謂桂必有言求去桂免无  
言後見御史慰撫之桂徐曰吳老大人見教的足  
人競傳以為吹孫祿天錫守揚州畢昭用章守黃  
州皆受彭章卷德制之營卒皆為却御史居頭位  
然桂林殊不雅量在吏部吳以改調赴幹桂播撫  
其過謫戎之時人吹吳之不知道返云

兵部故事凡推邊各德兵官反會謀軍情重務賊方  
用例監生請九卿衙門堂上惟吏部則主事一人  
以其家宰率行絕祀也故主事限于夫則司置公  
差簿署賊名輪往嘉靖初霍少宰為賊方主事當  
其行不復辭長揖謁獨喬太宰白巖謂各衙門皆  
秀才請独老先生衙門賊官何也喬无以應徐曰  
再請閣下第不來即已矣人以為善答霍之崛強  
類此

成國碑史

卷二

十五



華容孫健考撰

世之言龍者皆曰蛇變蛟。蛟龍又曰魚化龍謂是血肉有形有角爪牙鱗甲如今繪畫麒麟之類或曰潛于海中時乘風雲上天而作霖雨或曰山谷間皆有之謂之龍潭龍池作雨則昇天雨散雲收復在地予嘗疑其既具形質矣則昇天作雨自地中飛昇何今之龍桂林見皆自天及其收也漠然无跡之可求亦不見從天而下隱于何處或曰神龍能為大能為小其升其降人皆不得而見之

磯園釋史

卷二

一

此說雖近然終是謂有形質血肉但變化莫測耳予弘治丙辰時年十三四居蔡田村茂五月某日龍忽降于宅東半里所何氏埭內汲水漸積而西徑宅墻外其末垂地風雲旋繞有聲予隨走視之甚近惟觀黑氣一道下懸闊尺許亦不見所謂頭甲水角者至宅西數十步三循而升天明分一動物也嘉靖甲午七月某日未初刻予市居与二子宗宜立而望東南時天際輕雲俄見龍掛始則擁腫大如氣已向雲淨長展數丈頃刻裁長數十丈標緲天際屈伸大矯如引一線未幾漸小斯為

數俄旋復動未幾僅二三截漸散不見於青天昭

昭乃知龍有形無角非肉血之軀祇是氣耳正如虹霓閃電之屬今之言有頭有角者皆妄時也正德辛未冬十二月某日戌初刻京師及霸州文安一踏地震明年遂有刘六刘七存彦名趙風子盜起却城戒嚴嘉靖癸未予擢官滇南便歸除夕宿河南新野縣是夜戌初地震剝棄皆然問之故老荅曰某年魯震大熟己而甲申剝棄果有秋其震同其應異不知何也豈地氣伸縮有南北之分歟仙人予謂正德龍耳蓋龍始成不免自咬與其後氣

磯園釋史

卷三

二

化則脫去凡胎祇是氣耳仙人尸解理亦宜然謂其發喘息与凡人同恐亦不尔蓋龍世雖得而見之歎即之則不可得今之言仙人者曰袖塌張曰尹蓬頭張久不及詳已予官刑曹統同僚耶即中漣同年僕進士位云尹以正德丁卯成展間為標紅商人自南都載至京師供養東廠判事者目為妖言逮送刑部陝西司郎中某問之則曰君做不得再問之則又曰諸公今日想某官明日想某官如何做得主事某偶唾于地則曰只此便做不得矣法司欲擬其罪供年百二十載認訥尚然為

大理寺正評其年百歲雖有死罪不加刑惟送  
陝西而已莫知所終尹居南却聞有九十老翁云  
為孩兒時見其形貌已如今日矣然居塵世猶為  
柱石所加亦非真仙耳離騷云使神龍可繫而羈  
命豈云異夫大年使仙人可形而拘若豈所謂仙  
人乎

京師海印寺有喜佛在殿後毘盧閣上率一男子裸  
而柔數女子足踐手搗皆裸其法或足元末諸  
帝房中運氣之術教宮女為天魔舞之類又寺僧  
藏一物名哈吧喇盆乃人腦後骨為之如龜甲然

咸國碑史

卷三

三

歸以彰濬予親臨取視之云

正德間予官刑書揚遂為冢宰一時士大夫皆垂  
涎吏部司屬百計徑營得之然官之大小亦有命  
予同朝為文選郎者二十人謝禮應祥李元吉守  
正楊果實夫黃河清應期方鏗仕鳴列志道士弘  
開淵靜中張衍瑞元承姚健巖元省蘇氏天秀夏  
良勝于中王季夔一御劉天民希口戴時宗：道  
克承志汝孝俞寬仲栗馬理伯備彭降仁御節傑  
伯與管攝汝濟其間惟揚為南通政使萬南左都  
御史開南刊書蘇南兵侍馬光祿卿戴通政王節

陽管山東巡撫其餘謝李黃劉党擢少卿通政隨  
被劫去張姚少卿節謫州守擢南通政泰謙尋俱  
卒夏謫州守為御人奏評俞以大禮議首彭改李  
士謙建儲俱坐戍也希尹降擢按察付使而同時  
在也不受爵門後亦有居顯者然則固不必假  
熱津也

王晉溪正德間為兵書惟信納驛近劉復專橫然  
知畏人畏以陳黃鳴韶為武選郎最得晉溪意九  
載選山東泰謙晉溪惟憤陸太宰不平終不敢誦  
言陸尋被逮王健之嘗歎改擢而竟拘于法趙起

咸國碑史

卷三

四

未行嘉靖中夏言公謹以論却核數進禮書黃帝  
麓為儀制副印擢守岳州俞已下矣夏復抗章奏  
留時霍謂先少宰掌印亦不敢抗奏別擢部戶部  
中王柄為岳守矣亦

國朝罕聞之事

正德中京師士夫盛言內閣有所謂綠綸簿者向掌  
于內閣三楊季士婦者恐權移于外併印送諸司  
禮監後遂為例更不可出以是至今叔歸太監得  
以調旨攝弄威福一時士論皆以為信然  
今上嗣位恰事申果本歲上言復政本款取簿仍歸

內閣奉

旨轉給傳不見出處着某查明來說吏部還監催  
他予同年謝御史洲奏歸內閣印信奉 旨印信  
下落着謝州來查明送內閣掌管然安皆无之予  
一日白事內閣石濟揚公因出傳一扇示予曰汝  
外間所謂絲綸簿也予視之上載近日所批旨意  
考有添註字似是劉老調音草葉及得旨致添者  
者他免所謂絲綸之名亦不關係輕重不知當時  
何以有是言事多傳聞之悞也是後議遂息  
聖朝不以言治罪人過矣遠矣嘉清六七年間京師

咸國禪史

卷三

五

有十可嘆之語一曰選了附馬又不要二曰六年  
進士擡大橋三曰侍郎打得尚書叫予不卷記子  
即邑陵有書辨官彭某子隨父居京捉寃是其輩  
兒童所為差官按捕至京以事无踪跡而釋  
水東日記載陳都御史智不款李官入選御史謂其  
鋒能已尽予以李官李進士謂之再照聞者喙然  
嘉清初汪錄為廣東海道付使獲外夷佛印机圖与  
某國相爭火火鏡送兵部款依式鑄各邊禦寇其  
制比大將軍砲小哉半截以一車低昂隨用鏡內  
着教鉄子惟大藥少此異中國者時彭幸卷為共

書款轉給各營鎮予知其不可則彭曰剛朝虜之

來我軍蓋不可禦而此物頗重迎塞山險恐卒不  
能持棄之反以資敵其利不若神槍也彭不謂然  
予白諸工部畧轉二三送邊其後汪為兵書提督  
團營遂盛行之大同之亂開叛軍果用以擊我軍  
死者不可勝計蓋其物頗利載之舟水戰云汪後  
為吏書拜道交章劾之不已給事中何天啟既曰  
旬日之先夜有榜吏即門者於處百官出資汪免  
歸何等降責有差而六科都俱坐免  
漢法將相不对理陳寃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

咸國禪史

卷三

六

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頭一榮  
告硃咎使者去半通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  
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故王嘉不肯咀藥則成帝  
為之震怒其餘非策免多自殺唐法亦庚來蔡京  
童貫賈似道革惡互誤罔止于張竄而已所以失  
之不振  
國朝內閣惟焦芳劉宇曹元亦僅免官楊蓮卷一清  
以霍少軍奏始及在睡惟史書張軫坐凌遲其後  
陸太宰完則朝審編成王晉陵瘦却察院問理諫  
戎



漢高教出征代當食其堂從太公呂右居食其同孫  
于右後封辟陽侯弘治間文士有賦慶美人草詩  
云美人壯麗楚雲愁幽草游魂怨未收不把英雄  
讓列季殿前親拜辟陽侯蓋諫此事也

正德間劉瑾宿柄命在京官屬有能賦詩者考改別  
秩時惟武選主事徐子熙世昭應命擢光祿少卿  
瑾敗徐自劾謫和州守卒于官士林頗傷之云其  
後趙徑天常為營繕郎承應諸瑄有旨陞四品京  
秩進太僕少卿掌營繕事出引雙藤入壽于司門  
外嘉靖中夏言公謹為吏科却以論却扶迎合擢

咸園禪史

卷三

七

僉都御史被劾拜免後陞翰林李士英却拾事間  
出入亦引雙藤皆

國朝近所希有也

天台陳蓮先生督李南歲夜半闌卷門子僕馬陳  
恐其休寒因撫其背云衣得元單耶門子以為陳  
有意遷解衣寢于陳卧內陳覓見之促令起曰汝  
前輩誤尔也予咲謂令之起便是陳亦知此事若  
其則与之同寢何妨因論性年奉使閩右道出河  
南水縣適六月溽暑中原地記拙早温公館一門  
子年幾四十殊粗惡予惡其傳食不索款言之令

少避嫌既而自信予楚人无嫌乃出謂令尔昧以  
毋為門子于則特何物為老人耶竟易之同僚戒  
謂昔有車御史按陝西某州愛一棧轎小童至州  
署易門子吏目強應以无車謂即途之棧轎童何  
不可更日又謂童乃適運所夫駟丞解其意道曰  
童性未亦魯卷應上司秦蒲強長史晟因戲作棧  
轎行曰棧轎彼從童号大人要末云可惜更日却  
不知好箇駟丞到知道遂相誦一嘆云

吏侍燕泉何孟春子元謂于少保謹守兵部嘆此方  
某郎中曰吏部胡不遣發王太宰朝同為浙江左

咸園禪史

卷三

八

布政使于少大怒曰款其去我方耳今通政見款  
使界之何不可何時朝廷多浪濶漆一兵侍王太  
宰謂頃各却却保者殊少于曰何必却也予武選  
有陸主事与之坐侍却坐亦不傾跌遂擢之其成  
化弘治以來絕无之事

前輩多言翰林李士陳音落魂人稱為也罷先生却  
城行止每信馬憑隸人導引堂造吏部考滿又馬  
上賦詩至某家以為己宅入中堂解衣及誦其刻  
角背補子諸事以為至誠予謂美之心寂而感  
而通怨亦不然

王荆公罷相居金陵大堽人題明壁詩世皆知之實  
似道忠師敗走有人為詩曰丁家洲上一聲鐘驚  
走當年賈八哥寄語滿朝諛佞者周公今變作周  
真蓋時相似道為周公云事載李肅長編按致弊  
集借說似道三姓家奴予偶聞說郭似道世兩國  
夫人本賈涉之賤妾涉之為萬方縣母不容于嫡  
涉之以告縣宰陳履常令其妻携過街八月八日  
似道生任蒲挈婦竟流落及似道鎮惟揚母子始  
完聚極其榮

弘治己未程望墩致齋試日伶事中華最發其事始

咸國禪史 卷三 九

于季子却穆去教為最而寄言之最因本初最與  
魏約誓死不相累故最雖被掠營終不及穆至今  
人咸弗之知嘉靖初最姪孫倫賊方主事語予云  
時最歷方伯却為部中僕婦休矣  
翰林官自不與吏部考察正德己巳考察京官之後  
時刊理專政有  
旨詰責吏却出陟不公云季子吳使惟暮不修編修  
孫清兼德亦有不賤之名聞者誅然其後惟嘉靖  
乙酉楊運卷張琬居內閣于同年刊編修朴望刊  
世盛子謹輩教人燕高前以或有之未聞也

國朝素東勝而城榆林東勝即漢朔方之地唐張仁  
愿集三受降城處今黃河套是也予嘗謂有能取  
之者父子兄弟錮僮僕人人皆封侯每歲可為戶  
部計報百萬一日偶謁戶書孫九峯謂予近思一  
策欲取河套如何蓋亦苦年例邊費之侈云尔然  
不知

祖宗時何以失也

嘉靖壬午追考察京官之後予以公事謁孫九峯  
因謂京官考察成化前降黜者惟倉衛任歷戎五  
城兵馬之類而亦僅止數人其他却寺科道等

咸國禪史 卷三 十

不及蓋以京秩清閑元大過失不惟某年季京城  
衙門官索之不詳中款塞責則曰不免着老邊然  
是時老邊狹着請名特以其奉人虛戶科即年少  
逸耳今乃大不然科道部編羅者幾乎踰百且各  
官若不露其三年六年考滿吏部當便然何為既  
俱書稱職矣却于考察之時毛奉隱微之過名之  
乍美乍佞先後予愈是豈持衡法哉九峯嘗歷考  
功之選即老成練達其言確乎至論特記之  
陳文諒墓相傳在湖廣按察司堂後今有石扁人修  
天定四字不知何謂按文諒戰死岳陽湖其將張

定遠夜以舟載其尸還復立其子理裝偽號改元  
德壽仍據武昌意必差其父屍于舟云弋陽汪偏  
修佃有之嘗謂其母五報登科錄蓋父鳳兄僕後  
傳盤佃云然唐苗夫人父太師舅張嘉貞夫延棠  
子弘清督章阜皆宰相蜀人之貴尤近代所未有  
也

天道報施多不爽

國朝勳臣惟徐武寧王遠功最高遠長女為

燕王妃則今世代天子皆遠外孫也其後

太宗請內難

咸園碑史

卷三

上

太祖嫡孫

宣宗征漢府

太宗愛子一以叔滅姪一以姪誅叔皆相襲云

石亨自取誅夷固固典所不宥然其功在社稷不

可訾也方

英宗北狩也先犯京師其鋒不可當身父子清風信

一戰胡人痛哭而返蓋自是不敢南牧其後

英宗近譯魚揚善之言未必非畏亨父子也不然生

靈之害統不止此也

則據者當功過相準可也予官京師統聞亨屍在甲

子門外某處每有意收葬之以不得其安而止  
正德甲戌年己狀元才皆不甚傷時楊石庵當國諫  
者謂楊故取此等款益彰其子之美是或不然蓋  
用修維美才其二狀元亦其命之生成有女也君  
相豈真能造之手

英面初見徐有楨曰徐某可惜無福竟以賊屯謫戍  
金萬嘉靖丙申兵書久缺時吏兵二部正多不由  
外推內批特授通政使張贊其狀貌有福  
也雖言官累劾之皆不允退然則古謂尊命之人  
不足與成功名信有之乎又戶部即張玩以考藥

咸園碑史

卷三

上

祝職張崇管西苑田

朝廷因久不見之忽問及左右以故对上怒詰青吏

即面詰召復故致未几擢太僕少卿

北方有書生遇盜生急呼強盜老翁盜問尔何人曰

秀才盜曰尔秀才何語亦不會馬伯循為考功郎

歸遇盜馬直前曰告長官奪生是馬理盜叱之曰

叱何馬理也擊之二刀皆罄其貲囊而去書生之

不解事如奴亦足發一咲也

人有才氣亦不幸予同年王元鐘克卿初奉進士授

給事中一時氣節凛凛以不得其言而去家居与



卿人退休御史宇文倓不相下回懇其有謀反于  
而守刑祥初亦不過言其短耳祥素惡宇遂以白  
諸中鎮廖錡、款嚇宇之財乃刑逼之時宇有親  
識揚都督宋居京師恐其累己也奏發其事

武南巡宇等被逮道死

武南巡事始白克卿斃于獄同年梁穀仲用為太子  
時与鄉里諸惡少相結及居轉部主事款感其迹  
乃誣諸惡少謀不軌

朝廷差官往勸无突梁以揚遂卷庇道降秩而已反  
叛大逆是可輕加乎人哉

歲國禪史

卷三

十三

宋書沈攸之傳攸知星人葛珂之云自古起兵皆候  
太白：見則成伏則敗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  
用兵西方不利予往官京師凡有兵劫太白果見  
乃知其言不誣嘉請丁酉

朝廷以安南久不納貢差官校查訪而其國世孫黎  
寧遠遣使臣鄭惟終至奏國土為莫登庸篡奪兵  
爭未已廷議遂款大率征之時六七八月間太白  
守昂紫月不退予每五鼓起見之天人感應之机  
神矣執撥昂胡星也或曰非太白乃木星也其後

登庸竟篡位

朝廷幸未加兵福德果有莫

古人謂錢曰泉貨蓋取其流行之意今借呼疾亦  
曰誣錢同亦謂內流于身墮滯則生病矣故錢款  
其用于世積多鮮不為害者石崇元載其大也害  
厥性、怪出為人掘得亦以是耳予季子婦翁嚴  
生宋正德丁卯八月御居与其季父永閏夜坐月  
明中俄一童子如携鉄声而入生以為收見宗也  
問之忽不見生疑不祥急就寢待旦歸是夜數跌  
榻下生愈惑之味其即婦出門行數步或至稻場  
上馬却不进再策之則馬用紳總其重來物視之

歲國禪史

卷三

十四

見馬跑處銅錢如湧泉方悉令人掘二篋為車所  
知爭取潤少子叙迄今傷足跛生云掘時銅每一  
及錢即湧起莫知其解錢所有鏡一金簪一先是  
為其僕從獲之鏡破于銅

予邑庠提呈門內中道有墓今覆以石世傳為胡  
家家曰誌廣故墓在今孝南五頭廟宋重建祠宇  
極地得新碑有文曰太保胡公接漢書廣南郡華  
衆人六世祖劉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  
辟之值王莽居攝劉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  
命交趾隱于屠市之間莽敗乃歸御里父貢交趾

却尉廣妻平元年薨賜家塋于原陵襄陽耆日記  
廣父名寵卿道東元水注夏水東過章容縣南宗  
欽注夏水自縣東北過成却即故城南又過交趾  
太守胡寵墓北漢太傅廣自倍陵而墓側有廣碑  
故世謂廣家非也其文言是蔡伯喈之詳考之蔡  
中郎文集太傅安樂鄉文恭侯胡公碑廣文趾却  
尉之元子也童而風孤春秋八十二建寧五月三  
日子成薨于位賜東園祕器中謁者獲喪四月丁  
酉塋于洛陽塋漢文趾却尉胡府君夫人黃氏神  
誥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初却尉君娶于故豫章

破園碑史

卷三

十五

刺史黃君之姊太傅及康而卒健室以夫人持育  
二孤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  
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廣季子陳留太守琦卒于洛  
陽左池里舍十月己酉塋我夫人及碩于此高原  
雒陽東界閭亭之阿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編縣  
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年七十七建寧三年薨其閨  
月附于太夫人窆窆則廣母子妻皆先廣卒塋雒  
陽閭亭之阿其所謂廣塋雒陽塋者即塋此也集  
載廣碑文三祠前銘一神誥一靈表一議即胡公  
夫人哀讚一皆邕辭而元却尉及先窆碑是廣仕

東都寵塋故里能于孫位遂立封或抑或道里阻  
遠碑不及樹然不知桑欽所云宋撫所獲是何碑  
也廣本太傅新碑云太保皇後所立欽詳考欽後  
即此欽漢書廣卒于熹平元年碑文卒于建寧  
五年靈帝本紀即位改元建寧熹平元年春三月  
壬戌太傅胡廣薨夏五月己巳改元熹平則廣卒  
在未改元之先當以建寧為是史氏紀事必未年  
故統于熹平云

破園碑史

卷三

十六

破園碑史

磯園稗史跋

右磯園稗史三卷明孫繼芳撰繼芳華容人字世其  
正德進士授刑部主事東廠獲數人誣為盜下刑部  
論法繼芳白其冤改兵部員外武宗將南巡繼芳率  
諸部寺屬百餘人諫止捕繫廷杖官終雲南提學副  
使子宜自號洞庭漁人孫斯億七歲能賦詩是皆吾  
宗之美談此磯園稗史雜記正嘉間朝章國故人物  
臧否兼及瑣事蓋亦史部之支流餘裔諸家書目皆  
未著錄獨山莫氏銅井山房藏鈔本舊為璜川吳氏  
藏書茲從楚生觀察借印遂得流通庚申四月無錫

磯跋

孫毓修跋

明良記

七檜山人楊儀述

吳文定公寬初以歲貢入監後科第登狀元官階至開學世稱三極  
太祖既定鼎金陵欲更造大內與事有期欲先觀其形勢而不能大會其全工部有一郎請至夜以燈數  
萬伏宮殿門牆形勢列之太祖御覆舟山遂一望盡得其概  
成化初巴縣有一老僧結菴野外人皆莫知所自每日哺則攜酒出菴邀過客對酌苟無客雖日夫樵子  
無所嫌亦無問識不識也時好吟詠語多哀怨更數歲疾作持一冊書就水次悲歌痛哭篇終則裂面  
投之於水其徒竊窺之乃離騷也此書盡疾已劇呼其徒謂曰吾處州松陽縣九都人也終不言其姓  
名時無有知者正德末其縣人賈琦來松陽掌教訪之故老云革除年間九都有蕪希賢者為御史太  
宗靖內難失其所在又訪其子孫則云革除中已陞少卿有弟曰希然其斯人歟  
伯司徒鈔少貧賤有御史過聊城縣官發徒前驅公在道中御史就輿中假寐忽見神  
能安坐耶覺而與之因物色諸執事見公年少狀貌雄偉令縣收錄教之果大顯  
太祖起布衣一時風雲之會多其比肩故於大臣或不名如誠意伯常稱先生其後既正位亦稱名英宗  
始稱三楊為先生是時尚書猶名也至孝宗稱內閣曰老先生尚書曰老尚書講官曰先生得崇儒敬

大臣之體也

正德初馬端齒公文升在吏部論試選人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為題蓋正德者宋世西夏李乾順謂號故  
舉乾德故事諷之時端齒公與  
施會元即建文中遭放黜還家丹陽道中有詩曰塞驢駝病出京華細策吟鞭數落花借問呢喃雙燕子  
隔江楊柳是誰家

我朝定制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未年惟兩癸未年一以太宗靖內難一以文場災並以甲  
申開科正德庚辰武宗南巡會試登第者至辛巳始廷試或謂可以當癸未之數矣特天運小變先後  
耳

太祖嘗夜微行兵部前守門者方熟睡遂撤去其額明日巡風官吏俱被誅次至吏部兩過而兩被所覺  
竟除巡風官吏今南京吏部無巡風兵部無牌額也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通河綠堤皆樹楊棗二木並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噉又易長多陰悉  
聽運夫為利其後土民并根伐之其棗近官舍者並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亦不復問矣

唐解元寅既廢棄詩云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晚更狂悖嘗有二絕句云五陵鞍馬少時年  
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月時清口一簷烟又曰綠簾遮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  
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其二蓋為王少傅詩也所用石肥文曰



千尋其故  
深願如此

命部憲舉父為山陰令。皆發地得二古錢。文曰早登科第。時都憲尚少。在蜀築牆。亦得二錢。文並同。其年登第。

羅一峯倫每下筆為文章。文思泉湧。不能述。輒自作語曰。選用爾不着。邱瓊臺游。王三原起。並以大賢立朝。然不相能。王謂邱作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失文宗體。邱謂王自刊章疏。影君之過。失大臣體。

高皇帝嘗夜讀。有新存內侍執燭。將去。燭則以他燭燃燈。乃如剪剔。意恐誤滅之耳。帝以其詳情。極加寵顧。

錢方伯所為御史時。抄沒中官王振家產。內有金鑄觀音一座。背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蓋文襄公所獻物也。此與明太博。顯德。見。無溫事相。也。類。並。公。明。暫。保。身。不。惜。小。性。事。相。

李文正公有子名兆先。明敏絕人。然好遊。公一日。起其書室云。今日花街。明日花街。有限光陰。秀才秀才。子尋歸。見之。續其後。曰。今日黃封。明日黃封。明黃封。理陰陽。相公相公。

張尚質在京師。穴地藏舞妓。夜燕其中。以此被劾。武宗幸揚州。買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稅課局。批稅藏之。我朝京官。俱不敢用傘。蓋惟考試官入場。狀元歸第。乃得用之。其後南京官。稍用傘。雖顯貴。特兩簷。

青傘而已。嘗有南北兩京官相戲。北曰。輸我腰間三寸白。蓋言常朝官有牙牌也。南曰。多君頭上兩重青。

吳康齋與劉石至京師。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說以蘆版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陳司業深賦。早朝時。聖人勸政百工良。鑼鼓聲嚴夜未央。仗馬但聞嘶落月。宮鴉不見帶朝陽。班成竊驚當殘。影動龍蛇。護舞。綏綏。步歸來。檢閣靜。向深官。燭校文章。雄詞雅思。不減古人。而三四用事。頗得當時之寶。

武宗久不御內。自大同還。忽趨入宮。夏后見帝。因泣下。帝曰。皇后如何。日來太瘦。着光祿司進膳。加肥。稱一隻。

武宗在宮中。偶見黃怒。實氣促之作聲。為戲。宦官遂以車載進御。怒便陸賈數月。王璉忌陸完。江彬忌錢事。禍竟相若。初陸在位。既久。王有覬覦之意。一日。謂蕭敬曰。偏有蘇州人好做天官。蕭曰。此位終有兩分。陸不能避。遂得禍。錢既就應天府獄。江使其子問之。錢曰。我固決死。而父好為之。然尚以兒呼彬子。江後竟先錢誅。

庚辰年至京師。見智永千文二千字。無一殘缺。其前有宋徽宗瘦金細書黃綾貼云。梁釋智永真草千文。是李文正公家物。

武功伯徐有真初在張秋治水。方略未定。或謂當大濬一溝。或謂當多開支河。乃以一塊藍方寸者。又以一塊藍方寸者。十並實水發。數十藍者。水先竭。乃多開溝。以殺水勢。

陳翰林昔性健忘。嘗謂客還。既入門。忘其為家。謂是他人之宅。周視室堂。見掛號字軸。曰。吾家物。其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汝何為在此。又嘗信宿具。陳遊客。早盡忘之。還道其家。雙陸。將午。不中宿約。客反治具留之。家人來促。疑是他家。來召此主人。怒謂之曰。汝謂主人。去。我道何如。及陸論德。因會故友。或潘以編格牙牌懸其帶。作號謂曰。公向編格耶。茫然自失。久之曰。想是誤領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買之。已買新馬。偶病。不可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焉復曰。舊馬已賣耶。及為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櫻。曰。君冠多一櫻。何也。文正公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為問。乃相顧大笑。李因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櫻之句。平生論事多曰。也罷。時以罷罷先生稱之。昔劉儀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謝少傅還聞孝宗欲册妃。上疏諫之。張后深以為德。後聞老缺員。廷臣推選殆盡。未行命旨。最晚乃擬李文正公及謝道。遂超入閣。蓋張后意也。後張后妹入宮。帝欲因后意立為妃。廷論不可。帝決於內閣。諸老謝答曰。舜妻堯之二女。將無不可。後帝竟用廷議罷之。學錄子

李尚書晏初以省元入監。時邱瓊臺為大司成。李自通曰。浙江解元李晏。見邱公怒其淺劣。令即用其語為題。作破買。李應聲曰。以一省之名。魁天下之宗主。邱公曰。不然。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者。浙江解

元李晏然也。毘陵王綬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善畫。竹。冠絕今古。未達時。畫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蕭聲起。歸家。清亮可人。倚牀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叩門尋訪其人。以為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翌日。奉駝莊段。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兩案而碎之。其介如此。

桑通判悅少有才名。落第。欲因臺閣諸名公。求解於春官。時楊荊州受知邱公。遂介往謁之。邱謂桑曰。汝錄平昔得意文章數篇來。為汝推薦。明日。袖其書往。邱公首讀。禮部韻序文兩三句。輒指其疵病。至將半。以指尚書作圈。似此不如意者。塗之可也。楊公私謂桑曰。事不諧矣。後竟授泰和訓導。

張后嘗患口瘡。太醫院進藥。宮人無敢傳者。院使劉文泰。方受孝宗寵。忽得密旨。遣一女醫入視。帝親率登御榻傳藥。又親持漱水與后。宮人扶后起坐。暇日視帝。少頃。帝趨下榻。蓋將恐驚后也。其厚倫篤愛若此。又科道劾后家專權。命司禮監拒之。而不得其辭。白帝乘旨。帝手批。朕只有道門親。再不必來說。仍差勒后家。邀科道為宴。謝罪。各官並辭不赴。遂請旨召之。及赴命。乃光祿茶飯也。

帝嘗啜茶。顧謂中官張羽曰。汝謂劉文泰善煮茶。何如此。羽對曰。外人安得有此。遂命以御用金盃。令茶人善煮。遣羽賜文泰嘗之。隨行。帝親以茶末少許。着盃中。曰。毋為所笑。其寵顧如此。

我朝科貢。恩例四等人。曾監。滿日。並許戴遮陽大帽。即古笠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戲賦。

393

曰似舉難逃雨如鏡却畏風

嘉靖二年天下大災至明年春無雨危亂尤甚未有調租之詔時奉司徒金被召北上羅太守柔以詩送之曰春雪消時水向枯一鞭持贈大司徒漢文皇帝謂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武宗在南京幸牛首山夜驚人馬辟易為獸號鳴次夜復爾帝疑有變乃夜馳歸江彬有異謀遣人過山鳴帝因得驚時帝在外夜多不寐或謂彬謀逆然前所聞故乎

張御史准寓寓一古舍中忽聞人呼其名急出視之舍屋仆矣

帝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恩曰汝非一乳二子而並顯者耶孟方伯以網命之漁風舉網奮張僅知一望帝曰官許久尚不解漁耶

高帝既都金陵觀山川形勝勢皆內輔惟牛首山外乃特定其罪杖之百下發令太平府編置今牛首稅絲獨隸太平收納鍾山西南一岡勢若飛走每視即與舊形不同乃用銅釘數丈埋山中築於城下曰以城為索纜以繫之

高帝既制官員月俸仍有食鹽其關支之時駝負有不能勝者輒委棄於地帝偶見之問之乃刑部人也帝曰此無他以多厭棄耳命刑部食鹽遞減十斤

弘治乙丑殿試諸士時劉殿學健當閣謝水齋副之事將半謝舉策意問劉曰不過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耳謝笑曰此意豈易會哉使我復為試士狀元不復得矣時顯鼎臣策既登正中誤空一葉津

意補之偶與劉合竟置第一蓋通場無此意也有會者矣卷末復餘十九行時李官過十九人又曰此子用心不凡通個其眼耳

又曰狀元卷頭試官皆有其辭也

楊道毅諱為苦有大獄事連四部逮繫累年撫按知公能道治之遂得決諸郡民來觀者具白不法公曰吾職有限而各有主吾不嘗治若事也民抱冤者皆泣不肯去又謂之曰吾將往白事撫按不得已從吾行既曰事因出諸冤狀且言所治獄為害有限今郡縣吏多不法案積肆志不治奸將滋其害寧止一獄哉撫按即以狀付公悉召其詞撤去奸吏尤者數人省下震肅稱為神明

葛治後有武士病死三日其妻從外治飲具還則復生妻問故武士曰厲鬼召我行道遇州主鬼相謂曰楊公健日烟烟破幽明矣敢為厲境內耶言訖失厲鬼所在故得生計之乃公朝且語謁文廟時也

葛城自春秋時祀梁妻哭夫而崩迨今未與公往相其宜因命瀋池登土為邱陵之狀高與完城等築之既空乃削其外為峻巖不匝月城成民亦不費後數年流賊犯齊魯獨葛城完不能攻民乃懷德設像魏公祠旁歲時祀焉

吳文定公居憂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於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為人所盜恐家人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以為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出門號致去所得數十倍兒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吳都憲納既致政家居其子侍御某遷江至通州慨然南望因其親舍止隔一水遇渡歸者公怒甚不容

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迎謁四代請再四乃許入門踰庭下大數其私歸之罪良久怒稍解立遣渡江不容升堂

京師民家產一駒色純黃狀甚雄駿無驚鈍每一鞭二三步而止人弄之了不驚動其主以為藥物買之舉市大笑芻秣者四年竟無所試嘉靖五年端午上踏青西苑馬驚幾墮因不豫累日敕兵部市良馬

遂獲首選

君子曰天下之物必得所遇使此馬當武宗朝人

或問七槍山人曰東坡答山谷義山錦瑟詩何據曰此據古今樂志為說然思華年三字終亦未解蓋義

聖人雅樂何物賤工敢近之耶戰懼驚進而去

孝宗嘗至仁智殿觀觀欽禮作畫見其披髮飛動從背後久立不發鍾亦不知也既而忽持其鬚大呼曰

天下老神仙然鐘寶無長技我朝列聖留心經典至於繪畫末技初不介意故畫苑中頗為乏人如戴

進最為名手為謝廷循輩所擠其後則有沈周吳偉亦但作士夫畫皆不得預選今世復以奇詭細密

相高畫法盡失夫古益遠矣

下老神仙作石記常用佩用天

武寧王母嘗夜過大內不下車王知之早朝叩頭伏地引罪帝笑而釋之

太宗將舉兵靖內難先遣使持衣數十襲至都下密察朝士心附者賜之令入城之日服以參謁然初不

知鈞邊中各有私印也此正位將行誅賁給事中言信所領衣乃先件使者以他衣與之驗無印記將

引出斬之大呼曰我先賢子游孫孫不當誅戮帝寤不解稍以語犯忌諱遂大怒命法司籍其家無男

女大小並遷發化外籍其居發土三尺今常熟縣禮樓臺基即其土所築也

誠意伯劉基將朝謁途中忽一僧求附舟甚切公命舟人容之時公方作表展轉不能安席僧進曰有何

事在念公曰表中踐踰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僧隨答曰何不首報朝廷萬分無一公驚起曰和尚

非高峯乎因留笑語移日別去

善權居吉祥菴一夕被火衣鉢悉無所顧但從烈焰中持吳文定公所附篇章驚進而出

洪武中吏部尚書吳琳黃岡人由起居陞任既致政朝廷遣使密察之至其里見一人坐小几拔秧於是使者就扣之此處有吳尚書今安在答曰吾是也使者以狀聞上益重之

洪武元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太祖皇帝即位是年八月欽定官制然猶未備也至十三年庚申品秩始大備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日太祖崩皇太孫即位改明年為建文元年官制復多增損如六部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之類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即建文四年是稱革除其年六月太宗皇帝入繼大統改明年為永樂元年並建南京官制悉復洪武之舊南京止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六年戊

子夏六月。初建北京宮殿。至十八年庚子秋九月落成。冬十月。皇太子皇太孫自南京。獨攬北學。欽取府部印信。赴京用使鑄降南京衙門印信。自永樂十九年正月一日為始。添南京二字。洪熙元年乙巳三月。奉聖旨。如今現在這裏的五府六部等衙門。還做行在衙門。用行在印信。現用的印信。送南京該衙門用。一應行移。及所管衙門。照永樂十八年十月以前例行。南京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正統元年辛酉十一月一日。奉勅諭。今南北二京文武大小衙門印信。悉已新製。即頒給行用。舊印俱送內府收貯。所降印信。俱仍添南京二字。欽此。北京除行在二字。南京加南京二字。

濟陽郡公丁普。初為陳友諒將。後歸降。從征友諒。身被十餘創。首既脫。猶持兵戰。植立舟中。禮部右侍郎黃觀。洪武中以狀元及第。請歸鄉。渡江。公徵兵上游。至安慶。聞京師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江上。明日。舍人來言。夫人翁氏及二女被執。自瀕漕溝橋下死。公度大

事已去。乃東向再拜。亦投羅漢磯死焉。

左都御史耿清。初赴舉。宿淳化。逆旅主人有女。為妖物所憑。聞失妖。女私語之。妖曰。避耿秀才也。女以告父。父馳追及之。以事告公。公齊耿清在此四字。令持歸揭於戶上。妖遂滅。太宗靖難。公與方希直。種子事。志同殉國。而二公同日就戮。公獨不死。人疑焉。後持刃入朝。欲行刺。不果而死。

戶部侍郎卓敬。少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值風雨路迷。遇一牛。乘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後亦死。難。正統間。龍會思任叛。西南之地盡為所據。大司馬王公驥奉命討平之。盡驅餘會於金沙江西。與之盟。而

志於碑曰。石勒水竭。爾乃渡江。曾不敢渝。盟者數十年。弘治中。或借其兵攻猛密。因碎碑。導之使東。乃復為邊患矣。

袁凱。伴狂避世。太祖命題畫虎詩曰。畫得花斑斑。只是雜相聚。雜有父子情。相親復相顧。太祖雖知其意在諷刺。然惜其才。不忍加罪。後因雷震出。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來。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豈不嫌一箇大得人情的。與他一箇辣手。太祖見之。批其後曰。袁凱道。既放縱不才。打他四十。為民當差。既放歸田里。遣他巡察之。凱益為狂。廢以糖和熟米。搏為犬糞。狀夜乘藥。糞根草際。盡取為食。使者見之。以為食犬糞也。歸陳狀。得免禍。後聞太祖崩。始歸理髮。有從此一梳梳得去之句。世傳太祖用法太嚴。凱二詩狂悖。甚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卒容之。於此可以仰聖聖

祖容人之量。非前代帝王所及。人之蒙禍。多其自取。蓋當亂國之後。殘虐禮法。不得已而加之。刑辱耳。三原王公。忽巡江南。有中貴得白鶴。進御。所過聲勢。煩赫。過蘇州。遣人懇求一見。至即開籠放之。

石亨。既復上皇時。都御史羅通與亨友善。密與之謀。曰。要仔細。亨疑之。遂不復言。既而通亦悔。誤答通

其僕來與亨問曰。前日之事如何。亨難於為答。伴疾作仆地。家人悉以為真病。且泣且救。來與歸。報通

以亨既疾。雖有謀。亦無成。不復為意。時蓋景泰八年正月十五日也。明日。通又遣來與與視疾。亨方對

客密談。見與至。遽起曰。汝少待。吾將詣醫。當即還。寫書復而主。既命駕出。令家人治具。醉之。通又遣使

七日早。從行入朝。亨與徐有真等舉事。上寤。既復辟。通免歸。來與授撫鎮撫。

高皇帝欲懿文太子。練習國事。每有大獄。輒付論之。一日。有父訟子者。帝已察其非罪。命付太子。太子論

子得死。帝諭太子。誤決獄。太子言子致父訟。雖冤死。無赦。帝問廷臣。莫有答者。忽班中一人對曰。陛下

所論。乃申天下之仁。太子所斷。乃廣天下之孝。皆是也。帝問對者為誰。曰。監察御史袁凱。遂命錄其名

乘危之。因伴狂。得免禍。

商文毅公。初本淳安大姓。至其祖。以樵獵為業。其特甚。出居山中。就一大石結菴居之。生子雲。為嚴州

府小吏。太守忽夜聞絃竹聲。自空中直下。諸吏解字。中明且召諸諸吏。夜飲飲為誰。不得。更問有何異

或具以雲生子對。太守知其為祥。給俸養之。是為文毅。既長。與樹。樹名。德乙卯秋。將赴省

闕。與姚公舟會富陽。公夜夢神人呼解元。因叩解元為誰。神人持一簡示之。上有姚慶二字。公復以己

名叩覆簡示之。則公名在焉。是秋。公第一。至正統戊午。姚亦第一。

洪武中。建大內。就西華門外。隙地為殿。以處匠作。命工部官監督。然事既繁。奏啓頗艱。乃遣小黃門在

殿傳旨。大內既成。殿尚未全。去至永樂。徙都北京。中官漸謀為南京內守。儻然無公署可居。因即殿地

結屋。遂以殿名。今顯以為尊稱之名。凡工部官行寓。悉以殿名。可為一笑也。

太祖嘗至園子監。有廚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有老生員夜獨吟云。十載寒廬下。何如一盞茶。帝微行

適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太學之制。廣業殿在後。初入監生員。必由此以漸遷轉。至率性堂。則升諸吏部而爵祿之。其後此法不行。人出入走班。在六堂諸生之後。遂有朝朝一背日。夜夜滿頭霜之嘲。然居此堂者。多得高科。如吳文

定。王靖遠。皆從此堂出也。復有解嘲者。大書於壁云。勳業重開靖遠伯。甲科累出狀元郎。嘗聞聖祖貽

謀。在有福孩兒到此堂。世傳太學初成。太祖視之。直抵廣業堂。嘆曰。有福孩兒到此堂。蓋總指六堂而

發。非止為廣業也。然玉音既出。堂中遂成吉譚。後人亦識此為故事云。

太學號房。制度極卑。小止可容一牀一桌而已。鳳陽生員。皆高帝鄉人。相率出怨詈。帝乃別造高房屋

之。今十廟前某字等號房是也。

太學成。馬后欲視之。高皇帝已出令禁婦人入矣。乃築臺。雞鳴山望之。馬后憫諸生員貧。欲給與妻小。月根。高皇帝從之。但謂貯月根。倉廩無覆瓦。奈何。后曰。自有處。乃以棕

葉覆之。旋旋易瓦。仍給賜花粉鞋布。錢后既崩。高帝微行。知生員妻皆不哀服。遂罷花粉等錢。月根則



下乃發木移向東三尺。明日復與誠意伯相視。誠意伯驚曰。昨誤定正穴。乃向在西三尺。命更下。正入金圈中。帝曰。在東則當何如。答曰。恐後世不待本宗嗣位耳。帝曰。他姓乎。旁枝乎。答曰。旁枝也。帝曰。若是。亦吾子孫耳。竟用東穴。

高皇帝嘗召太常。不至。詰之曰。早遣祭寶公詣靈谷寺矣。乃命即鷄鳴寺塑像祭之。高皇帝將以鍾山爲陵。并欲取靈谷寺。禱於寶公。寶公辭曰。世間萬物各有主。一蠶一粟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因是靈谷寺獨存。其詳即江東

舉人章洗。連喪二妻。將再娶。撒籤于江東神。其辭有他日王侯却並肩之句。以爲佳讖。妻之未幾。又死。葬於先二妻之傍。始悟前妻一姓王。一姓侯也。

兩京四王籤。即江東籤。裝黃門奇初發解。至京午門。城西關王廟中撒籤。得此事當謀親弟兄之句。時其弟太爲崑山庠生。未知名。奇頗不信。至四科後卒。與弟同榜。

僞吳張士誠所據王府。即吳夫港宮。乃舊平江路治也。西近天王寺。寺左有一老嫗。以浣衣爲生。嘗遣使諭之曰。娘每早厭聞搗衣聲。須移向稍北。然亦不苦。通今其子孫尚居舊地。

皇朝平吳後。趙樓內墜地爲二池。直衝府基。以洩王氣。後知府魏觀因今府治偏在城西。即王府基。重建堂宇。令高太史啓撰上梁文。太祖知之。魏高並付極刑。魏觀斬

張后母金夫人至宮中。既設燕。帝后二席在正殿。夫人席在旁殿。帝與后親往視之。所用器皆銀。帝問內豎曰。何故器用銀。對曰。舊制也。帝欲特用金器。燕畢。羹賜之后。曰。母已領恩賜。吾父則未嘗君食也。帝命即撤后膳。一席賜之。令張氏世爲美談也。

武宗爲太子時。乳母某氏在宮中。孝宗臨乳哺。每賞賜。多爲張后所收。未嘗謝恩。帝疑問。以實對。他日。又而賜酒食。對帝后食。畢。因抱太子。不能起。謝。又因太子啼泣。帝后親躡視之。帝命乳母坐勿起。他日。帝戲謂太子。皇后太子擊之。命擊乳母。太子不忍擊也。后由是大怒。而叱出之。既歸。其夫某曰。保保之位。千金不易得。願不謹畏。獲罪而出。奈何。乳母曰。此爲汝增千金。事畏出耶。吾居宮中。未嘗得滋味。第急買肉。多用鹽醬治具。爲食。食未畢。中使果至。召之。言太子失乳母。啼不能止。帝后急宜。催逼就道。乳母故不行。且欲自盡。后驚懼。盡還帝累賜恩典。帝又厚賜其夫。往復數四方。發行報使相望。太子見之。始復初。

馬后崩。高皇帝欲再册后。遣使召太子。將面諭之。太子久不至。再使促之。且令視太子不行。故復命者曰。太子方作。因命取畫至。則一婦人負男子行。雪中入山。帝感微時事。乃止。

高皇帝嘗欲食湯餅。光祿寺上供。治具不精。多所誅戮。因言往時入一山中。僧進湯餅甚佳。今竟不能致。馬后聞之。乃親治數盤。極相饒。以獻帝。帝一時食盡。后問何如。帝曰。佳甚。后曰。往時入山寺。乃當困乏時。食物覺美。今富有四海。錦衣玉食。厭飲之餘。願以口腹枉害人命乎。遣使尋山寺僧問法。乃以嫩鷄作粉。搜麵爲之。使復命。盡毀寺僧。

高皇帝將舉事。嘗謂卜者。其人乃農家。久不出。因就粵米。牀坐以待之。須臾卜者出。問何卜。帝曰。吾將有所謀。卜者曰。君坐龍牀。得非將謀天下乎。帝不答而去。

帝勅諭三法司。昨該爾等會府部司寺。及六科十三道。同內閣輔臣。并朕命司禮監官。逐一物審犯人。詳侃等事情。俱已明白。茲特降勅。發落。詳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據其言似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向華之年。原其心實懷欺罔。忍於言君。終無建勸之期。妄生異議。致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著法司再擬罪來看。彭澤實非才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姦邪譎詭之行。往來構禍。殷鑒是非。致使詳侃招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俾輔臣急於攻擊之志。背朕君臣之義。罪犯甚重。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邊遠地面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議大禮。朕時以不次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後於性。朕以心腹是托。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豈惟優待是降。味休休有容之量。犯成娥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賴。專於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從。若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應拍案喧嘩。匪失朝儀。亦涉爭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汴。職在糾舉。豈實彼言。但其時事未明白。遽斥輔臣。跡涉回護。故朕併令察問。今亦念保言官。亦從赦放。其餘見監人犯。都放了。此事既經區處。凡爾在朝大小官員。宜思革除私忿。務爲盡忠。效古人事。同寅協恭之心。守聖人事。君不二不欺之訓。匡朕不逮。以臻至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永有譽焉。如勅奉行。故諭。

嘉靖十年七月初七日。

胡明善附張羅峯。羅峯以其見再去位。而明善亦以石碑事譴戍。時有以春對揭明善門者云。白石出西山。胡明善吳從地起。星見東井。張孚敬禍自天來。

張羅峯十年七月之逐。陸階日。人有詩帖吏科門上云。大通橋下鷓鴣鳴。寶鏡三千又送行。歸路若逢徐少宰。入山相伴採黃精。至次年再召而逐也。恩典盡去。并馳驛還。亦不可得。央序庵上揭帖兩請而後許之。

楊公字夢羽。常熟人。嘉靖五年進士。家有萬卷樓。貯書其中。撰著不輟。今所見明良記。爲江陰李氏刪本。非公原書矣。又高坡異纂。亦公手定。而編說郭載此二種。刪削太甚。僅存什一。何所得傳一全書也。開卷爲之懽然。願山金忠淳識。

全書也。開卷爲之懽然。願山金忠淳識。

願山金忠淳識。

願山金忠淳識。

願山金忠淳識。

願山金忠淳識。

庭聞述畧

海鹽王文祿

先康毅君每談近代故實聞竊識之懼變後類多  
亡逸乃今述其畧云不肖男王文祿引

正統間太白經天旄頭星見山移地震群盜繼起闖  
鄧茂七浙東葉宗雷湖廣黃肖養四川趙鐸固原滿  
四倭奴數犯沿海乘輿日北狩天下危疑皆曰九九  
之厄賴諸大臣鎮定之社稷之福也其亦綱紀法度  
之未弛歟不然岌岌乎殆矣

庭聞述畧

八

已已也先入寇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  
見一虜騎塞旗一虜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姪彪請  
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從一騎揚旗前迎虜彎弓引  
滿發射彪亨通見彪騎上如瓜墜地彪縱騎奮而  
前一斧砒落虜首塞旗虜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  
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判官頭戰馬鞍制此頭獨高  
可以遮胸必瘦木取堅也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  
一發透心矣虜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曷敵也  
石亨勇力絕倫持大刀重八十斤左右兩行列葦束

如人亦重八十斤亨被重鎧駝馬疾馳以刀尖挑葦  
束左右互轉轉捷如束薪然葢不啻千斤力也天生  
亨彪以衛都城而奏清風店之捷借處置非宜俱罹  
大辟文臣激之且擠之也

土木之變虜犯城下孔棘于肅愍欲放大銅將軍銃  
以擊虜傳旨陞至都督無人敢點火放者肅愍掘土  
坑藏身引長藥線肅愍親自點火伏坑中聲震如雷  
虜被擊死無數遂退去

庭聞述畧

八

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洒然視屏上  
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堂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  
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隸逐之去衆奔散  
或相蹂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  
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欲  
取中嫌其年幼乃止後發解時嘗聽響十有人曰中  
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于謙望刀  
眼後皆驗嗚呼志已豫稟數已前定矣  
正統間欽天監奏妖星照閩浙分野乃添差捕盜御  
史一員統攝閩浙要衝御史至增設十里一鋪樹旗

一面掛一燈御史巡往沙縣見鋪整肅問之乃鄧茂  
七喜其能委管十鋪又往見其整肅遂委管一帶鋪  
又往茂七稟曰去縣遠請行杖方心齊御史朱書竹  
片與之令行杖人皆不至縣而至茂七矣遂大得衆  
乃據延平稱割平王訛言旗燈爲鄧宇之應御史聞  
變懼而仰藥死

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蚺蛇油萎其陽是以  
不入內宮蚺蛇幾年萎如之後十五年幸劉妓甚寵  
之呼劉娘娘阻幸浙且促回鑾後善終

庭聞述畧

入

三

邊備大壞胡虜長驅者一由東勝河套黑山營之不  
復二由鹽商納銀不在邊種引致屯田拋荒三由  
武宗巡邊帶進邊將俱以不法誅失此干城且邊軍  
窺見內軍無勇遂生驕心由是大同甘肅遼陽相效  
倡亂諸邊效之軍驕將寡奈之何哉

小子文祿初就外傳也患學之不進先康毅君誨之  
曰漆絞于遍其光自見書讀千遍其理自見蓋貴熟  
之而自得之也

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格虜悍僕也汝母慈矣宜

勉之它日立家須嚴文祿今省之猶昨也悲哉

庭聞述畧

入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蕪段堂雜著稿抄

陸揖 字思謙 上海人 詹事文裕公子也

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恢復中華之正統人謂

闢乾坤於再造功高湯武不但道漢唐宋而已愚

以為此固天命 聖神為千古除克為百王雪耻

無足異者但 高皇即位改元之年已混一四海

在位三十一年身致太平壽七十有一諸子二十

餘人親封王爵星布海內古今帝王之全福亦我

高皇一人而已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孝康敬皇后張氏 孝皇配也 孝皇平生無別幸

與后相得甚歡后二弟俱封爵勢傾中外有仇家

奏其侵民業為庄田者 上命司禮大監蕭敬刑

部侍郎屠勳大理寺丞某往勘之敬與勳等俱乘

公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發敬復命於內廷適

當上與后方對膳后聞甚怒曰外邊官人每無狀

猶可汝狗奴亦若是耶 上亦佯怒且罵及后退

呼敬曰纔所言非我本意汝得無泄此語耶恐外

邊官人每聞之驚破膽也敬力辨未嘗聞于外

上猶不信即遣人各以白金五十兩賞二勘官且

云偶與后有怒言特戲耳恐爾等驚怖以此為歷

驚又進士潘鐸新除給事中進一疏數曰不下忽

一日 上退朝入內忽宣潘鐸時鐸以疾不在有

同官一人代鐸跪進 上面諭曰潘鐸有一疏字

樣才錯我即欲批出令其回話以其新進恐挫其

銳爾汝可諭之君父之前何其不慎也鐸聞感懼

又都察院左都御史戴恭簡公珊為 上倚任甚

切公又有疾乞休不允以兵部尚書劉忠宣公大

夏為 上所信任特免其代言于 上一日忠宣

奏事畢附奏曰戴珊病篤殞 陛下姑放歸以延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其生 上從容問曰此汝自言抑珊免之言耶忠

宣對曰不敢欺此實臣往視珊疾珊力挽臣言爾

上即曰汝為朕致意天下尚未平珊何故欲去耶

忠宣以告珊珊感泣不復言去竟卒于位

論治者類欲禁奢以為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噫先正

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

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

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

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論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

者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

乎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  
爲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爲生者也何者勢使  
然也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於蘇  
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杯而身  
本文繡者不知其危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衆也  
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遊遊必畫  
舫肩輿珠羞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  
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斃者不知其幾故  
曰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  
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  
族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梁  
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織者織  
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羨補不足者也  
上之人胡爲而禁之若今寧紹金衢之俗最號爲  
儉儉則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諸郡之民至不能自  
給半遊食於四方凡以其俗儉而民不能以相濟  
也要之先富而後奢先貧而後儉奢儉之風起於  
俗之貧富雖聖王復起欲禁吳越之奢難矣或曰  
不然蘇杭之境爲天下南北之要衝四方輻輳百  
貨畢集故其民賴以市易爲生非其俗之奢故也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三

若

噫是有見於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  
於奢使其相率而爲儉則逐末者歸農矣寧復以  
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處海濱四  
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諺號爲小蘇州游買之仰  
給於邑中者無慮數十萬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  
頗易爲生爾然則吳越之易爲生者其大要在俗  
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濟之耳固不專恃乎此也長  
民者因俗以爲治則上不勞而下不擾欲徒禁奢  
可乎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四

若

國朝成化弘治間大學士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  
同朝雅相敬愛劉壯人器度嚴毅在內閣凡事獨  
秉大綱其學問不事博洽丘南人則博極羣書爲  
一時學士所宗所著有大學衍義補等書一日劉  
對客論丘曰渠所學如一倉錢幣縱橫充滿而不  
得貫以一繩說其學無大綱也丘公問之語人曰  
我固然矣劉公則有繩一條而無錢可貫獨奈何  
哉士林傳以爲雅譎二公雖名位相抗而劉相孝  
廟二十年碩德重望卒受顧命稱本朝賢相丘之  
所就似爲不逮相崇豈以博洽爲貴哉  
自隋設進士科至宋則定甲第其第一甲賜進士及

第或二十餘人及國朝我太祖高皇帝定制進士第一甲例取三名釋褐日即授翰林脩撰編脩等官儲之館閣以備台輔其重無以加矣然讀蘇老泉之文有曰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十餘年未有不為兩制者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彗而銓選資序或亦以三人為重國朝之制亦祖其意而為之與然不可考矣

邑先達有沈雲者字子龍以鄉進士就教擢國子學正庖忽夢一婦人囚服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公其為我釋之沈不知所謂及丁外艱歸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五

蘇伊

服闋上天曹補選復夢如初已而除授河南汝寧府通判到任與諸僚託公宴忽上司委一獄詞來勘太守方宴畢即謂沈曰有婦人迎春死犯事君初政當一審鞫之沈愕然道前夢諸僚皆以為異遂為此嬾白其寃復審知此嬾入獄未久計得夢時其嬾尚未獲罪也吉凶事前定類如此

本朝不設丞相惟翰林官遷至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禮絕百僚人稱為宰輔自設科以來由狀元至內閣者尚書胡文穆公廣太傅曹文忠公鶴少保陳公循太傅商文毅公輅學士馬公愉太師彭文

憲公時太傅謝文正公遷太保費文憲公宏太保碩文康公鵬臣僅九人狀元年最少者即費文憲公登第時年二十最長者曾彥登第時年五十四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自周以來不設專官為大臣兼秩俱文階之極也

本朝自

高皇帝革丞相陞六部為正二品故職官以尚書為極三公秩正一品三孤秩從一品俱為大臣加官然三公惟公侯伯才望顯著統兵掌府者乃得遞次加之文臣內閣大學士及六部尚書其加秩則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六

蘇伊

周流三孤止於少師而已歿則方以公為贈官天下政權皆出文臣右文而左武自然之勢也故朝廷法不得不借加秩以低昂之此

祖宗之深意也三公以太師為極自開國迄于今文臣贈太師者尚書三人蹇忠定公義儀忠襄公銘王端毅公恕內閣大學士十二人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李文達公賢萬文康公安劉文穆公吉彭文憲公時徐文靖公溥李文正公東陽劉文靖公徒梁文康公儲張文忠公孚敬共十二人餘贈太傅太保者不能紀



尚書吳文定公寬字原博號匏菴蘇之長洲人少有

異質屢試於鄉不第年三十餘得克邑庠貢務博

學文詩文不專治舉子業決意不就場屋偶於一

士大夫家作聽鳥軒記一篇懸之堂上忽一達官

見之稱羨不已問其人主人以實對達官乃苦勸

之就試公從之遂舉于鄉壬辰試禮部第一廷

試狀元及第仕至禮部尚書文章審識為館閣名

臣所著有匏菴集行於世士之通塞信有時也又

公少有介行聞于鄉偶百里外一富家主方幼有

母在延公為館師其家有女及笄窺見公姿容心

悅為朝夕輒以肉羹遺親婢竊通意於公公恐見

汚乃求見其主母懇以他故解館去人和之公終

不言及後其女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訓示子孫其

厚德如此

沈周號石田吳中名士也博學工詩畫放浪山水間

隱居不求仕進晚年嘗有詩戒其子云銀燈剔盡

謾咨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白日難消頭上雪黃金

都是眼前本時來一似風行草運退真如浪捲沙

說與吾兒須努力大家尋箇好生涯雖語涉俚然

亦有趣可誦及易簣時口占一律云了却平生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七

事已休又承仙詔赴瀛洲清風明月人三箇野草

閒花土一坵夢短夢長終是夢愁少總成愁

于今大寐茫茫去不管人間春復秋詞意凄婉聞

者為之墮淚又晚年一感興詩云今日殘花昨日

閒思量年少總成埃數莖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

買不回有藥駐顏終是夢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

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耄俱直寫性情不假

脩飾

本朝靖難死事之臣以天台方孝孺為首孝孺博學

宏材少時嘗過嚴陵釣臺有古詩一章敬賢當遠

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

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免却

向桐江釣烟水此不獨工於詩亦天下第一等議

論也

本朝兩畿十三省鄉貢士俱有定額雲南貴州二省

以夷方地僻解額獨少二省鄉試士俱合試于雲

南共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四貴州二十一其後貴

州士若干就試雲南嘉靖丁酉巡按御史王杏題

請乞分科 詔行之是年雲南解額增至四十名

貴州解額增至二十五名共增十名矣湖廣解額

八十五名庚子撫按合請于 朝以湖廣乃今

上龍潛之地 皇考獻皇德化所及乞增額 詔

增至九十名 本朝慎于舉士類如此

太師劉文靖公徙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在翰

林二十餘年成化末入閣典稅務又二十年官至

少師大學士老成忠直海內翕服弘治末受 孝

皇顧命正德初元以逆瑾將用事公懇疏乞休歸

田時年七十四家居蕭然如布衣坐一帷中不問

門外事者十餘年享年九十四而卒子東弘治丙

辰進士本朝卿輔德望福壽之隆無與為比嘉靖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九

附九

初太師大學士楊一清號邃菴家君嘗受業者才

畧蓋世所在輒有政績故事不由翰林不得入閣

本朝雖有數人然皆出自特恩簡用不得為例公

其一也已而歸田年七十餘今 上特起公於家

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文靖

文靖出見公辭色甚倨佯問曰我記汝亦曾為閣

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既為閣老而復出作總

制內閣體統為汝一人壞盡夫公亦細云 朝廷

簡命不得不赴文靖仍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

老不能對客矣遂命二孫陪茶楊公大慙而出文

靖雖辭嚴誼正然覺太峻雖下此恐不能當况勢

位頡頏者乎第楊公服義能受先達正言皆盛時

事也近世一登樞要雖先輩長者亦皆曲為面諛

以取容悅而後生得志祿位相抗便不能受正言

於人遂使世道愈下古誼不復二公遺響遐哉不

可及矣

嘉靖己丑邃菴楊公為首相 上倚注甚切時議禮

諸公受知于 上相繼登樞要尚書霍文敏公韜

時為詹事忌公无切特疏劾公 上大怒削秩賜

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大學生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十

附十

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厚凡家盡公保護如子

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寫資勞例

得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

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

疾卒於京其子奉樞還公猶易服吊其喪其子號

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恃德者不祥吾父負

公而死天也願公無吊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

為人所隔波及汝父輩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

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

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大保費文憲公年十六領癸卯鄉薦赴試禮部道經  
呂梁洪時公從父某為主事有事於此一見公即  
曰吾姪此行不第當卒業壯雍公愕然問故答曰  
近得一夢吾見姪在壯監領籤出館籤上寫彭時  
二字彭公狀元宰相也吾姪勉之已而公是年果  
不第即入壯監讀書專事博洽以資策學至丁未  
果狀元及第官至少師大學士計得夢時彭公尚  
在及後彭公卒于官謚文憲公以嘉靖乙未召  
入閣亦卒于官謚亦如之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  
同雖考終賜謚如出一轍亦異矣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十一

游九

古者天王教世子必齒讓於學曰有君在則禮然有  
父在則禮然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王魏不死  
建成之難後之君子猶或宥之謂官臣亦天子之  
公臣非太子之私臣也自漢以來先王之法變易  
殆盡而羣臣於太子未聞有稱臣者此綱常大義  
也我 皇明治教卓越百王獨 高皇晚年欲崇  
重東官制令百官奏事東官者俱稱臣自是天下  
司府州縣每歲逢 聖誕有萬壽千秋二節是分  
明二上矣恐先王垂世立教之意不若是也又喪  
制古者父在而毋服齋衰杖期父死然後為毋如

父服此嚴祖敬宗之大義也至唐武后與政時上  
便宜十二條其一欲令父在為毋服齊衰三年為  
罔極之恩一也雖制與父同然猶不敢服斬衰沿  
於宋元不廢猶知有大義也至 本朝則父母之  
服不分存亡俱服斬衰矣獨祖在嫡孫為祖母不  
承重尚沿舊制爾庶子以官秩受封嫡母在者止  
封嫡母生母不得受封此亦歷於嫡母之義也至  
於嫡母在而生母亡又仍服斬衰與嫡母同於義  
乖矣且我 高皇嫡庶之辯甚嚴親王及正妃年  
五十無子者方許立庶長為世子故今建儲之法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十二

游九

亦必立嫡然東宮登極雖正后在者生母即並尊  
為 皇太后無復有厭於嫡母之義矣此制三代  
以上不可考自漢以來無有不沿此制者按先王  
重嫡之法則天子生母厭於嫡母者止宜尊為  
皇太妃嫡后崩始宜追尊為太后則太經正矣此  
皆綱常之重者使復古之主出焉稽經杖禮者為  
定典以正萬世之大經其功豈小補哉  
每見館閣諸先達對後學縷縷道 國朝典故先文  
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見 國朝前輩  
抄錄得一二事便舍不肖熟讀而藏之蓋士君子



有志用事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濟此先儒所以  
貴練達朝章而魏相條晁董之對特見重於朝  
廷良亦爲此朱文公有言知古不知今者業正則  
也知今不知古者陳同父也既知古又知今者呂  
伯恭也今世學者儘有務爲博洽不究心當代事  
故一問及朝廷典故及一代之經制沿革恍如  
隔世縱才華邁衆恐其見諸施爲自彳室礙宜識  
者目爲俗學無足怪者

海邑士有楊學禮者別號東濱少負文學竟落魄不  
第與家君學士爲忘形交予童子時嘗憶其春興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十三

元

詠一絕云菖蒲枸杞蒲庭栽書閣垂簾半掩開蚊  
蟻不嫌春色澹隔牆飛去又飛來頗有天趣又晚  
年和家君秋興一律云風物蕭疎兩鬢絲感懷常  
在夜深時心灰未冷金猊熱首級無功鐵馬悲杜  
宇敢言遊子怨芙蓉空帶美人姿山家自有陽春  
調不與彳才宋王知亦可謂寫出心事矣

吳中名士陸楠登鄉薦上南宮不售歸過揚州鈔閱  
有部官司閔欲稅其舟楫放一詩云獻策金門苦  
未收歸心日夜伺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  
明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下第士聞者爲

之絕倒

嘉靖庚子予自京師還過淮陰漂母祠見題古詩一  
絕於壁間有云賢哉一飯恩千載猶廟食如何漢  
諸陵寂寞生荆棘吁可以志感矣

予嘗有理外之論物外之想人稱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所謂四海者今中國以交廣爲南海遼渤爲東  
海西此二海則隔絕夷虜不知所在予嘗狹隘中  
國我皇明疆域不減漢唐盛時而今京師之壯  
不五百里便爲大漠天子獨以三面控制萬里  
其西域壯虜所占又不知其幾何然則四海之內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十四

元

天子所統馭者或不及十之一二未可知也昔人  
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  
尊親不過誇揚之爾非實錄也每恨初開闢時天  
分華夏何不環四海以爲家四面皆數萬里無山  
川沙漠之限隔盡爲平陸撤華夷備禦之勞則君  
相代天撫治當千百年雍熙而不變豈不快哉抑  
豈造化之氣不齊而華夷險阨正所以警戒人君  
以神上天子奪之柄如予所擬則有驕奢之主如  
隋煬陳後主者出焉雖環海爲甌生民盡爲糜滅  
而人亦莫之禁矣此造化開闢之意也雖然後一

元數盡復混沌而開闢安知不如予所擬耶又嘗謂生人貧富不同盡由衣食充費天下之民生者粒食也惜天之生人百骸諸臟皆具何不別生胃臟令人皆飲水而生土地所產惟植系以供蠶繅植茶以解燥渴植梗楠諸材以爲宮室使奇谷異卉遍天下不復知有五穀則生人無甚貧與富而逍遙逸樂皆可以末壽豈不快哉何獨以五穀之費萬累皆從此起五味之入百病皆從此出上有吞吐之勞下有便溺之污一何其煩勞之甚也抑豈造化將後人於不靖必使勞勞擾擾俾萬有不齊方成世界也又安知一元數盡復混沌而開闢不果如予所擬也好事者聞予二說每爲一捧腹云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十五

今世士大夫居鄉居官相反有二事好名者居官時頗能以志節自勵人皆信之及其退而居鄉則倍克里閑邀結守令以求富其家并爲鄉人所賤惡而不恤貪利者或居鄉時巧飾清謹求爲鄉黨自好至於居官則饕取溢溢恐棄繩檢并就黜落終身自以爲得計要之皆士風掃地習俗澆漓乃有此等士大夫予嘗觀羅一峯先生丙戌初及第時

有家書一封云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脩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污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十六

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燭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只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說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懲成我作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鬪爭不肆強梁不敗鄉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

其兄侄護其叔嬭敬其夫奴敬其主只要認得一  
恐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典禮  
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  
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  
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  
愚也其所以爲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  
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  
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  
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  
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十七

七

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充當  
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己少  
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不可放起自今  
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惹外人指議  
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  
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 國事日在心懷  
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况今日乎進退  
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  
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  
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

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子但  
中間有等無知子弟不才奴僕則湏治之以官耳  
叔父湏戒之慎勿以吾言爲迂也其志節如此居  
鄉可知矣又有爲懷慶守謝世修作諭屬文一篇  
云 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  
民莫如今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在一邑守民父  
母在一郡所以愛民如子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  
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饒而食之焉知  
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  
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十八

七

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  
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  
之當然也初何心在彼之服也而爲吾民者生則  
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  
古之龔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  
於古人哉方其含哺呷飲鼓篋庠序見貪墨賊民  
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真可翺翔古人  
而夫屍若輩也及一旦縮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  
則勢利之薰灼 妻子之浸淫淫朋比友之慙慙  
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



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髓肆然不知其可耻且惡也囊帛櫃金居則連屋木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屐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爲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十九

周

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迺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爲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尚監於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已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蒞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察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乎可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母悔其志節如此居官可知矣近有薦紳士將二書餒梓傳播

四方予每懸之中堂時一讀之未嘗不擊節竦服彼如前所云者觀此足以自愧矣

方洲名石字實夫四川遂寧人嘉靖戊子首解於蜀

已丑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年方二十五至壬辰歲

上疏論時政四事忤旨謫戍未幾家恩釋歸

先文裕公當蜀左轄時嘗刻劉知幾史通因索方

洲序之方洲清節碩學久負時望予嘗搜先稿見

方洲詩一律蓋獲邸報見薦劾因有感而作聞道

天邊有薦書選思往事渺愁予疎才賈誼堪長謫

身病相如喜索君但得紅霞生瓦甌不須丹鳳到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二十

周

茅廬 天王遠識孤臣僻一任飄零賦子虛予每愛而誦之可以想見其人矣

先文裕公以祭酒在講筵而奏外謫將十年乃自外

籓內補尋復翰林奉命與尚書張文定公邦奇

同脩王牒日事館閣頗承聖眷辛丑自陳得

歸未幾文定亦南擢越二歲上在西苑語大學

士石門翟公鑿以翰林無人因問張邦奇陸深何

在翟以實對上曰二人才識何如翟對曰陸遠

過於張上曰我記他曾出作提學官否翟曰是外謫遷上復曰是桂萼害他桂太傳文襄公

也往在內閣以先公 而奏忤意因下石不意蒙  
聖明洗過記憶如此子孫犬馬何以爲報耶

常熟楊夢羽名儀別號五川官至按察副使學頗該  
洽未達時曾題詩虎丘山有一聲黃葉楚天秋之  
句先文裕公爲史官時嘗登臨見之愛焉偶過蘇  
見有極道夢羽之學者因爲先容先公云是一聲  
黃葉楚天秋楊秀才耶頌見久矣遂握手極飲而  
別後嘉靖間嘗同朝相與尤厚

我 太祖高皇帝生二十四子傳至今百八十年矣  
除以事削藉外尚存十五府及 列聖所封親支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二一

才

星布海內共三十三府今 玉牒幾十萬口因我  
高皇崇重後裔自親王初封支庶至八世方止  
于奉國中尉秩猶從六品並縻廩祿經賦不繼將  
軍中尉之家苦於閔給失時不霑實惠至貧窘不  
能自立慕庶人作商賈而不可得識者之憂非一  
日矣但 祖訓昭赫誰敢輕議予書生懷杞人之  
憂每竊仰屋長策爲經久之策僭書于此 俟

英君賢相采擇焉夫 高皇以親王郡王將軍中  
尉世次分八位其制甚詳今就第一世爲初封親  
王許嫡子孫世襲初封者每歲支祿米二萬石襲

封者一萬石除嫡長子襲封親王外餘子皆封郡  
王每歲支祿米二千石自第二世以下皆如制不  
易外若郡王之子則嫡降一位庶降二位如郡王  
長子爲鎮軍餘子則爲輔軍鎮軍長子爲輔軍餘  
子則爲奉軍輔軍長子爲奉軍餘子則爲鎮尉奉  
軍以下同至奉尉則自親王以來爲五世當斬其  
餘不分嫡庶俱稱宗庶人每月支祿米五石若有  
志讀書者照依民間俊秀一體送入學校聽其科  
貢出身做藩親不得內補例稍爲限制其餘遷擢  
黜革悉同異姓以示至公有欲商賈四方以自給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四

二二

者亦聽從有司閔給踰引以行回藉之日付本府  
長史司驗引發落送有司附冊填註以憑撫按刷  
卷類查仍故 王知許其朝見而退以薦親親之  
義生女則郡主以至鄉君例有五等亦宜遞減常  
祿之半以益宗支此則隆大宗而殺支庶爲宗室  
者亦不得而生怨也如此則不必別爲之制而天  
下祿米較之往日可省數十倍十餘年及減損既  
多常賦可給則請 特勅有司務須按時閔給俾  
霑實惠而其爲士爲農爲商亦各聽其自便如漢  
唐之世則宗室之人視向之苦於束縛而不暇自

給者今必欣然樂從之矣苟不行此法而天下有不坐困至於無策者吾未之信也

皇朝輿地前古無比倚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一事堯舜時冀州為王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比能幾何耶二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為職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之不為害者天幸爾萬一涿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徐武功在史館修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温州太守重來歸昔何廉退今何違卻金館在已如掃掩月

紀錄彙編卷二百四

二三

百十一

堂寒空掩扉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建昌府督判知事毛 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覆訂湖州府後學吳仕旦

滄江野史

閩名

楊文襄

嘉靖初張桂二臣剛愎者聞 上亦厭之言官多有論列疑楊文襄所授二臣行時即私謀于霍公韜霍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于朝 上始疑公遂再疏乞歸霍復風言官論劾迺奪公官眾謂公當辨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辯哉

李獻吉

滄江野史

李公夢陽上疏有二病三害六漸之說所處宦官外戚盜賊之禍後來其言無一不酬正德初劉瑾擅權稔惡繼而流賊四起幾至大亂至嘉靖中壽寧侯卒以驕橫干誅三復此疏其才識氣節一時可想矣

石文隱

石文隱在吏部承羣小黷亂之餘政以賄成官以意授士習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於請議有干者多見弃黜以孤貞行一意柄臣不悅兩月解部以尚書督詹事府事典誥救益前無此故事也石文隱初居



翰林已勵志不殖貨利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  
上優容之有勲感怙勢奪圻內民地萬頃詭言 國  
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 旨矣圻民大  
恐公言于 上曰百姓爲業日久一旦奪之恐生變  
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作相後門無私謁其剛方正  
直始終不變云

朱御史

朱公裳少勵清節爲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後學于  
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  
滄江野史 入

二

食之不去請朱氏詩諷誦不輟口登進士積官至九  
卿大夫寒約如一日自號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  
史守制還居無筭堂土壁席門自奉嘗茹菜連旬無  
肉食爲御史按山東山西有風采人稱爲長齋御史  
云

薛文清

薛文清曰余昨日京師來河南瀕行院中寮友有誦  
唐人此鄉多寶玉慎莫願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  
戒之益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未合者不可

強言以鉤之若然則近於謫

滄江野史 入

三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窺天外乘

王世懋

古稱久安長治亡踰唐虞三代周曆八百國祚最長其間興衰之迹可考鏡也所云一統之盛穆王而後昭王沒於楚水夷王降為侯禮暨東遷洛邑徒寄空名耳安在其為真主乎三代而後漢唐為盛漢祚三百移於新莽光武中興事同別構而百年後尋復亂矣唐之天下充不足言始則牝鷄易姓既乃犬羊構禍河北亡於藩鎮京邑播於吐蕃貞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乙

卯王

觀開元之盛白駒過隙耳獨我明自太祖高皇帝以布衣開國垂統成祖文皇帝以嫡子靖難承宗迄今十有二帝幾三百年來矣中經土木之難大駕北狩而四陲晏如武皇胤絕中原尹難宗子繼統三葉重光北虜撓之而不能亂東夷訐之而不能傷宦豎簞之而迷不易位推相斷之而厲不薰心說者爭言高皇帝功德之盛貽謀之謹與我列聖繼述之善是則然矣臣以為未窺其大也蓋儒者有元會運世之說佛氏亦有大劫小劫之談當天鴻濛始判蓂莢景象後世何

述矣自古迄今歷歲靡紀而四維猶在宇宙間正以物極則返有小開闢於大開闢之中也學者不察而徇云世變江河則有黃虞以前人之顛滅已久烏觀所謂離午文明之盛乎蓋孔子五十學易而繫易之終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嗚呼盡之矣易道陰陽唯是華夷界限內陽外陰乾坤所繇不毀也自辛有見微於伊上而狄獯始基江統著論於晉初而戎患斯熾於是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堅拓跋珪之流五胡姓字迭起代興妖纏氛擾迄於唐世吐蕃回紇時入長安而山後十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二

三

六州石晉遂以未畀契丹無復冠裳之望矣完顏起於女直遂屠汴京迫殘宋於南服青末之禍酷甚二劉猶未厭亂韃靼實生漠北東掃完顏西併西域遂長驅江南混一區宇大傘之禍於茲極焉何者夷狄亂華自古未能一統故石虎色憂於受命苻堅寢廢於飲江而獨元氏一統百年幅員廣於漢唐輝耀偏於寓內矣又劉石諸胡皆久住中國竊效華風魏文都洛夷風丕變即遼金二氏崛起北庭猶知雜用中華文物以飾其蠢陋而獨胡元敢肆憑陵以夷變夏衣冠言語國書官制亦仍

其俗當斯時也乾坤若爲之倒置人物或幾乎銷  
變豈非佛氏所謂二劫之極二傳所謂未濟之終  
耶天若不生真主生人禍亂安極是用厚集於我

太祖高皇帝龍起濠上削定金陵鏹漠剋吳長

驅閩洛擣胡窟於幽薊殲通孽於應昌衣冠文物

煥若神明中原父老寧當與漢官威儀同其涕淚

哉原夫自古開創之君皆在中原而我朝獨自

南混北天意若曰元起漠北陰之極也今自南之

北明以陽而勝陰也蓋自驪山烽舉之後迄於洪

武建元而天地始爲之位置日月始爲之開閉山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三

川始爲之洗滌故語功則遠駕乎堯舜論正則陋

視乎殷周謂之曰乾坤一小開闢詎不然歟即以

比於洪濛之初臣不能知要難以中世漢唐爲例

矣二百餘年來偉帶書生星曆禱人往往私憂過

計而終之不驗豈盡人力亦天意也臣故推言此

旨以明當代之盛頌我聖子神孫毋以天意

爲可憑毋以祖功爲可久庶幾億萬斯年未迓

天庥左臣所爲惓惓而祝於牖下者也

國朝有三大事應議而未改紀者臣子所爲日夜疚  
心者也其一曰建文年號之不存實錄之未輯其

二曰 景帝之不稱宗 英廟實錄之書邸戾王

附其三曰 睿宗之附廟 仁宣二帝之早祧

楊文懿公守陳之言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

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

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又曰 景帝已

正位號 英宗實錄標目猶稱邸戾王附宜改正

夫遼金夷狄閏位元是勝國皆有國史建文君親

太祖皇帝嫡孫同氣一家即仇之乃不得與元比

耶且附稱洪武某年左非故實 景帝與于肅愍

公再造乾坤終貽 英廟子孫億萬年之祚當時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四

邸戾王之謚未愜人心大哉 憲皇追稱 景帝

所挽回元氣豈美臣以爲既已帝矣改稱宗而不

入廟不爲過也即以爲大事不可數更如實錄之

書邸戾王附顯是矛盾不可亟改乎此二議者今

下國書生猶能發憤陳之策對而不知其議之出

自守陳臣故表而出之以俟 君相之采擇 世

宗皇帝採張桂諸臣繼統不繼嗣之說大禮始議

正大光明臣以爲帝 獻王者天地之正義 宗

獻帝者人子之至情而當時大臣頌念 孝廟聖

恩堅拒新議不無過執亦可曰觀過知仁獨其濫



觴未議出於獻諛小臣而德祖遂祧 睿廟竟

入自古非創業之君之祖父未有生不為帝而沒

乃入廟者即張桂諸臣亦以為未安而不能救毋

亦其取富貴之心為之導耶 世廟未崩 孝烈

皇后先入遂祧 仁廟亦是古所無事當時 聖

意或有在焉逮 穆宗皇帝登遐入廟祧 宗之

際此其機矣科臣陸樹德曾言之以曾孫議祧

皇祖遂不敢覆行而竟祧 宣廟從茲莫復匡救

矣惜哉若 太祖正配天之位則出 世廟之睿

謨內臣革鎮守之權亦由乎敬之贊治七廟之加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五

而九合祀之分而兩雖議禮紛紛迄今無定是要

之皆無害於義者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以

為方其未舉七之合之可也及其既舉仍之可也

太祖皇帝初主分祀值風雨之變遂改為合祀

世宗皇帝復改為分祀蓋天下民力為之垂五十

年矣即復釐民力改為合祀能保無災異乎誰任

其咎臣故曰仍之可也

祖功 宗德懿美何可枚舉而極為盛德事者有四

宣宗之不廢趙王一也 英宗之赦出建庶人二

也 憲宗之追謚 景帝三也聽羣臣之泣諫正

錢太后之柎墜四也關係 國家之大稅者有

二 宣廟之親征漢庶人一也 英廟此符監國

卿王之即位二也庶人之輕於叛逆習於耳目所

見意諸將之推戴也親征而膽破矣也先之挾

英廟而凌中國以 帝為質也立帝而謀索矣雖

然盛德大稅皆不幸而有之者也

孝宗敬皇帝親萬稅任賢臣天下熙熙庶乎無德可

名無稅可運者歟

建文君之亡極可憐又削不書史一時忠臣事蹟湮

沒賴後之君子憫忠者搜葺遺聞略備梗槩然其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六

間亦有一二未真者恐誤來世不得不為之辨其

最舛者曰 宣宗皇帝即建文幼子牽 成祖衣

哭 成祖命太子子之已而曰天下原是他家的

遂為皇太孫嗣位此建文故臣不平靖難之舉者

為之辭因悟元順帝之為合尊子亦出宋遺黎之

口未可信然如 成祖皇帝為 高皇后第四子

明甚而野史尚謂是元主妃所生蓋易代之際艱

步矯誣快心之語而鄭端簡公不察乃亦有餓殺

孩兒養於官中之說名為存疑而陰滋後世之口

實不思 英廟時所釋出高牆建庶人者是何人

安得又執爲兩端之說是當削而勿存者也又曰

成祖起兵建文君勅諸將不得加矢及於燕邸使朕有殺叔父名以故 成祖得出入行間無憚

其說採入吾學編至今傳爲實錄此言外若愚建文君內實頌其仁而甚 成祖之忍愚以爲不然

建文君雖不失道其待諸叔實嚴即位未幾齊周谷三王皆被囚繫豈有稱兵如燕邸而諄諄乃以

殺叔爲戒且臨陣而斃之矢石不乃有辭愈於擒而殺之乎即其君愚爲此言方黃諸臣寧不強諫

而易其辭也至叙平安忠勇矛刃免及 成祖則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七

其言又自相矛盾矣自古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唐

太宗數摧大敵身經百戰體無寸傷亦豈有勅勿傷之者大都廢興在天其在人謀則文武二途致

之也 高皇帝櫛風沐雨與諸功臣起昆弟晚節在文臣身所誅戮建文君易之尊禮文臣與同密

謀而武臣皆失職 成祖少受中山王兵法數練兵出塞爲將士所服諸老將內憤失職而外憚

成祖之英武以茲身不肯用命至齊黃所白用大將李景隆又怯詐小人通文墨而好大言者人心

益憤而國事遂去矣故金川之後武臣迎降文臣

死節詎非其效歟

王子曰余讀正德初紀諸名臣蒙難事蓋深有感焉方八黨爲六部大臣所持三閣臣從中下其事

上爲泣不知所出韓忠定蓋實創之事成爲首功不成當受首禍理入司禮所欲甘心者宜莫如忠

定然削秩至無官輸粟至無家止矣劉忠宣公爲孝宗皇帝所厚正德初早見乞致仕去與瑾絕

無職毫怨碩逮治最酷謫戍肅州僅免大辟耳當時雖云劉宇憾公 孝廟時不爲地然非有深

讐即讐瑾亦不宜過聽至是蓋公在 孝廟時應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八

詔陳言蓋裁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

驤四衛軍士諸內豎皆切齒大抵犯一人者易爲解犯衆口者難爲銷此人臣出身任事者之難自

古歎之矣不然公之恭謹温亮終身無暴言遽色蒙袍豈當爾耶

世廟時本兵李康惠公奏裁去鎮守守備內臣二十

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又請考選清覈騰驤四衛官軍如旗手等衛內臣言四衛禁

兵隸兵部不便往彰義門之破虜東市之勦曹賊皆以四衛直內故得號召建功公執言往歲之事

正以兵權歸閣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振東市之賊即太監吉祥也 上竟從公議天下快之嗚呼非遇 英主獨斷大臣一出口禍且踵至康惠不為忠宜幸矣 漢桓帝召蔡邕使密切直言已復從黃門言幾殺之 唐文宗與李鄭王舒謀誅宦官不能庇其赤族嗚呼英主不世出即人主亦不足恃哉

玳瑁玉珮之製原無紗袋嘉靖中 世廟升殿尚寶

司卿謝敏行捧寶玉珮飄飄偶與 上珮相勾連

不能敏行皇怖跪 世廟命宦官為之解而敏行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九

例

跪不能起又命宦官掖之赦其罪因 詔中外官

俱製珮袋以防勾結縉紳便之獨太常寺官以駿

奔郊廟取鏗鏘聲不袋如故今 上郊天升壇時

中官例不得上獨寺丞董弘業從弘業珮忽勾曲

耳堅不得脫 上為立待久之弘業倉皇以齒嚙

斷之始得脫 上不悅卿裴應章被累奪俸明年

考察弘業遂以老去

李西涯東陽相 孝宗朝位劉謝之間誠慤不如劉

質直不如謝而正事文學不啻過之受顧命稱三

賢相後劉謝以持八黨被逐而李獨留劉瑄時天

下遂以薰蕕三相有為詩說之者有為書絕之者

然公保全善類調停亦苦苦心鄭端簡公吾學編

列之名臣之末所評騰實允人心而西涯之聲價

始定然未有能方之前代如某相者王子曰余讀

宋史書趙汝愚余端禮事深感其相似云始端禮

與汝愚同心共政韓侂冑竊柄汝愚欲斥之謀泄

見逐端禮不能退但長吁而已去番之迹已是昭

合又云黃灝黃度皆以佞冑憾視職罷郡端禮執

奏竟不免呂祖儉尚書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

始歸責焉其行事毀譽又何同也至劉穎傳記穎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十

例

與汝愚相遇於廢寺僧牀立語曰寄謝余叅政某

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為慨諾比余

繼相卒於善類彗所全佑史以為穎之助云世傳

劉謝之行李握手涕泣劉正色曰何泣為當時若

相助一言便可同去今日何泣為李大愧赧果爾

則劉文靖似少慙不若趙公之忠且厚矣

宋時壺器以汝州為第一而京師自置官宦次之

我朝則專設於浮梁縣之景德鎮未樂宣德間內

府燒造迄今為貴其時以駮眼紺白為常以蘇麻

離青為飾以鮮紅為寶至成化間所燒尚五色炫



爛然而回青未有也回青者出外國正德間大瑞鎮雲南得之以煉石爲僞寶其價初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窰器用之果佳嗣是闔鎮用之內府亦有輸積而青價稍稍賤矣嘉靖間回青雖盛鮮紅土斷絕燒法大不同前而上忽僉燒大鋼圍至六七尺所用土料青料既多比入火十無二三完好者坐是爲虛費甚鉅而人莫敢言穆宗登極詔發宣德間鮮紅樣僉造樞臣徐拭力言此土已絕止可採礬紅上姑允之而加造方器如匣筭類者甚多鋼之費既在而方器之苦復增蓋窰器圓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十一

十

者鑿之立就倏忽若神獨方物即至小亦須手捻而成最難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餘皆置之無用殊可惜也今上時猶踵二宗之令且添造碁局矣碁局如片板尤難就而苦不中用不知何取而爲之蓋余爲九江分守曾督運二鋼親至其地故得詳顛末云

國朝稱治河功前有陳平江瑄宋尚書禮徐武功有貞劉尚書大夏近則潘尚書季馴先是河決茶城崔鎮之間運道梗塞議者以爲草灣之下河口淤浚所致乃謀濬之願蕩蕩何所施功則復議別開

一道入海畚築既施而河塞如故潘公繼之以爲河性湍悍自逐不肯分流以人治水不若以水治水乃排衆議築厚隄襟束之妙在隄外更築遙隄蓋襟束太急或致崩潰抵遙隄而怒殺矣間又於遙隄上爲減水閘以瀉之於是河勢無所之自相衝蕩浮沙皆隨水去入海如箭而運道復通矣潘公既治水乃復議塞高家堰高家堰者在淮安西故淮之決口也先時淮水從堰南注上流稍疏濶泗諸州水患未甚公既用石萬計塞之堅若宣房宮而泗州益受淮衝余嘗至泗目擊城中皆水而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十二

十

祖陵在泗者相去數百武亦殊岌岌於是泗人爭譁言潘尚書曲防以病泗不顧祖陵當是時其譁幾搖動幸廟議持之乃定碩議者亦未能深了其故也夫古稱瀆者獨也謂其獨入於海也自河決飛雲橋後奪清河入淮而河淮併流是瀆不獨矣河性最急淮性差緩緩急并行緩者反壅如而軍異道同會康莊其一鐵騎燧疾其一部曲徐重飛騎在前徐者愈徐後陣必亂勢也勢吾無如之何天實爲之而於人謀乎何尤賈讓之言治河三策以遷郡邑避河爲上策然自古所患者河害

耳未嘗資之為利也我國家建都幽燕而河適為咽喉運道所由是安可任其潰決而它往乎此其利害安可與淮等也高家堰非淮故道也決而不已高寶諸湖間皆黃水浸漫不獨膏腴化為稻天即糧運何所渡淮而入河此其利害又安可與泗等也覽者識緩急之勢籌利害之源酌輕重之等而兩河如指諸掌矣然則泗可遂浸而祖陵可遂亡慮乎曰何為其然也泗故與盱眙夾河而城盱眙山也故不受衝而泗獨當之為今之計當即以潘公長隄遙隄之法衛我祖陵與泗州城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十三

而其它漫衍無屯聚之所則稍任其漫流或如賈讓之說遷而避之庶幾祖陵運道無憂耳至在河性不常素滄岬谷則尚有天在故非人謀所能必也

有一邑而前後盛事若合符節者台州臨海縣金學憲貢亨初姓高後復金姓三子長立愛次立敬又次立相俱中式計偕立愛立敬俱第立相下第歸次科立相亦中俱宦南都迎父養懽如陸賈立相尋卒立敬官至工部侍郎後又有王宗沐官刑部侍郎三子長士琦次士崧又次士昌亦同計偕士

琦士崧俱第士昌歸次科亦中宗沐見存此事天下罕遇而幸在海濱一邑然王位尊身與三子俱以春秋魁愈出奇矣

偶得近時三盛事記於此萬曆十三年詔起侍郎王錫爵為文淵閣大學士時首相為申時行直隸吳縣人次相為許國直隸欽縣人錫爵余州人三人皆在直隸一奇也二人同一府二奇也而充異者時行壬戌狀元錫爵同科會元國辛酉解元三相各占一元自有殿閣以來無此盛事華州王庭詩兄弟三人庭詩年十六中鄉舉其次弟庭譔年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五

十四

刊

十七繼中余遇華州問知有幼弟庭諭年十五是秋亦中三人皆極早發而各占一歲無同者其後又各舉進士少華之秀巧鍾如此福州府致仕知府林春澤年一百四歲而卒其子侍郎應亮孫提學副使如楚皆早致仕歸春澤年一百時院司為蓋百歲坊春澤率子及孫遍拜以謝起走如飛時御女如少壯人應亮今亦八十矣飲食房室壯甚南極老人星似燭照其父子耶少至庭諭老至春澤人生際此政復何羨三元閣老按此二條無闕國是但係國朝

盛事故得附錄於後

寶退錄目錄

卷一

二十九事

卷二

二十八事

卷三

二十八事

卷四

三十事

寶退錄

目錄



寶退錄卷一

肖軒趙善政著

姪裔孫

紹祖 繩祖 同校

由京師而福建由福建而粵東簿書之餘未嘗敢不接賓客寒溫甫畢即詢及於閭閻風俗民生疾苦此其職矣而亦未始不縱談舊聞旁及奇事誠見聞之一助也俟寶退而錄之久而成帙畧加詮次分爲四卷

太祖初建太學自往觀之見其制度宏敞甚喜至中

寶退錄

卷一

堂發一言曰天下有福男兒應得到此故凡居此堂肄業者率得登高第取顯爵又巡行廊廡見蛛網在焉怒而叱之曰吾方構此汝即來占之耶言訖蛛遁自是以來講堂絕無蛛網如掃除焉

太祖徵時至一村人煙寥落而行糧已絕正徘徊間見缺垣有一柿樹紅熟異常因取食之後拔采石取太平道經此村而柿樹猶在遂下馬解赤袍以被之曰封爾爲凌霜侯

太祖征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伯溫時同在一舟忽



大呼曰難星過速更舟如其言而更之未半刻前舟已爲砲所擊矣或曰此周顛仙事傳者誤爲伯溫耳太祖初渡江嘗題一詩於太平不惹菴中寺僧洗而去之後有天下欲罪其僧僧獻詩曰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只恐鬼神愁常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斗牛因釋而勿罪也

太祖將征張士誠李善長持不可大將軍徐達曰張氏侈而刻其大將皆自私莫肯爲用其事者王蔡葉三白面書生耳兵雖多糧雖足易破也因命達總

賓退錄

卷一

二

師二十萬取之果如其言生縛士誠初士誠用王敬大蔡彥文葉德新爲參軍吳人爲十七字詩以誦之詩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驚太祖將討士誠馮於龍江進大將軍而命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生之吾聞其母堇閭門之外慎勿使軍士芻牧其墟也可謂大哉王言

太祖微行至一廢寺寺無一僧而壁間畫一布袋和尚旁題一偈云大千世界浩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怒而索之竟不

得其人

高皇后見秀才巾服同於胥史乃自製儒巾藍衫儒巾久不得善式恚而擲之地見其摺痕遂喜曰得之矣因頌爲式

葉琛奏定處州稅糧時處州七縣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太祖獨令青田僅以五合起科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頌之爲美談也

太祖始造寶鈔不成夜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既寤以語高后高后曰士子苦心文章則文章即其心肝也因命取太學課簿搗而入之果成

賓退錄

卷一

三

郭德成者郭皇妣之弟也嘗入禁內太祖與之飲酒既而以黃金二錠賜之曰勿以告人德成受而置之袖中比出宮門佯醉而仆遂傾其袖之金於地闍人以告上笑曰吾賜也其家人皆尤之德成但笑而不

答

太祖愛僧宗泐令其蓄髮又欲官之泐固辭乃止嘗命往西域求釋典如唐僧故事泐不敢辭遂行道逢一僧顧瞻異常而行甚迅疾泐疑其人拜而問之曰

西域里幾何僧搦手曰莫說莫說汝無到日也泐曰  
天子命往求經豈敢憚勞僧取一書投之曰慎勿私  
發當令汝勿行耳泐受之歸見帝具道所以帝發視  
之乃即位時作水陸齋齋御製手書表文也時已焚  
化而紙墨如故乃止勿遣

高皇后薨其日將葬天大雷電以風太祖不樂召宗  
泐至謂之曰后葬有日而雨適至汝其宣傷泐應聲  
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  
來帝大悅遂啟輶賜泐黃金百兩宗泐會任持吾涇

寶退錄

卷一

四

寶勝禪寺者也

胡惟庸家中有一樹名五穀樹夏月其實若稻麥者  
則其年大有若爲魚形則其年大水

胡惟庸宅有一井而隔牆別鑿一孔與井相通日輸  
甘酒轉注之訛言醴泉出以惑上聽既而邀駕親幸  
觀之而伏甲以謀不軌內使雲奇偵知之當蹕道勒  
馬言狀氣鬱舌缺情不能達上怒命左右搥之臂將  
折而猶奮指惟庸第噴噴作聲上悟廼發禁兵捕胡  
惟庸而後召奇已氣絕矣

韓林兒母楊氏老而彌淫善自塗澤人間其年輒答  
曰四十好爲倚風獨立作嬌羞不語之狀與杜遵道  
通自稱少娘稱杜爲少郎林兒不知羞也好事者題  
一聯於杜之門云斜倚水閒花有思緩隨風轉柳如  
癡史稱武墨善修飾見者不知其老殆非虛語

徐州永固河河上有亭曰流連亭天下初定有一僧  
徘徊亭上悲嘯移時取筆題一詩云憶昔曾爲海上  
豪臙脂馬上雁翎刀此地劈開陳總管彼肝斫斷莫  
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識當年漫自勞英雄每每

寶退錄

卷一

五

無成事戰袍着盡又方袍投筆將起忽一叟從舟中  
出大聲曰汝蕭縣芝蔴李耶何敢在此賣弄其僧愕  
然欲趨叟笑曰徐之吾卽湘鄉賊鄧文元也今詭姓  
名作渡於此於是就村沽酒對酌舟中夜半歌哭聞  
於鄰舟天明跡之不知所往黃巢不死信有之矣  
自昔封鄂而謚忠武唐有尉遲敬德宋有岳鵬舉國  
朝有常開平

保寧有韓貞女者元末明玉珍據蜀女年十七慮見  
掠僞爲男子衣服混處民間既而被驅入伍七年行

間人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王珍破雲南還遇其叔贖歸成都始改女裝而行一軍皆驚後適尹氏

冷謙字啟敬杭州人元末以黃冠隱善畫嘗遇異人授以仙術有友貧不能自存謙曰吾能濟汝但慎勿多取將累及於我也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乃如戒取以自給一日貪心忽熾私念金多如此何不以致富遂恣意取之不覺迷其返路爲守庫執之以聞詞及謙逮謙將至曰得少水以濟吾渴死不恨逮者憐之以

賓退錄

卷一

六

瓶水與飲謙飲畢乃以一足挿瓶中衆方愕則全身入矣逮者知其異乃懇之曰安得使吾等坐仙死謙瓶中曰汝但持瓶見上無害也逮者至上問之答言如響上曰汝出朕不殺汝對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瓶碎之片片皆能應聲竟不知所在

長洲葛可久精於醫然不肯爲人治疾偶試之無不效者有富人女四支病痿可久悉命去房中奩掘地爲坎置女於中有頃手足能動再投藥一丸女自坎中自出矣

程濟朝邑人嘗爲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

濟寢食於家而日治岳池事建文嗣位上書言將有兵變以妖言惑衆律斬濟請長繫至反期無驗時就戮許之靖難師起赦之從魏公徐輝祖出師戰大捷諸將立石紀功濟夜往潛祭之後文皇過而見之怒命擊碑再擊復曰止爲我錄碑來遂按碑行誅無得免者而濟名適當所擊因逃去不知所終

子梓人者武岡州人多異術不知所師承知登州時有訴傷於虎者梓人命隸持牒捕虎隸不肯行梓人

賓退錄

卷一

七

曰第焚牒山麓虎當自至隸如言焚牒即有一虎搖尾帖耳見隸若畏懼狀隸引之入市觀者如堵至庭虎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捨之虎循故道去害遂弭尋爲部民告許以妖術惑衆逮治繫獄數日死其從者請屍以葬而梓人已歸湖廣矣然不肯自晦日與故舊遊宴或逆水行舟或呼雲蔽日復爲怨家所發逮治未至前一日忽失所在怨家無以自明論反坐

景中丞清赴舉時過淳化寄食於逆旅主人其家有



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次日行而妖復來女詰之曰何故昨夜不至對曰避景秀才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景景書景清在此四字令其父歸粘於戶妖遂絕

靖難師將起文皇謂廣孝曰何日起兵對曰俟吾師至又數日曰可矣乃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蔽天者文皇駭曰何神也對曰即吾師元武也及渡江橋折正無措間忽見神廟有一竿就而取之知爲元武廟文皇欣然用之遂濟私念成功之後當建一寺一塔

寶退錄

卷一

八

以展報誠即位後未暇及也一日江中見水湧出一寶塔遂悚然久之會天禧寺浮圖災乃即其地間建大利立塔十三重賜名報恩寺

隱者王賓居委巷不妄出入幼與姚廣孝同里交相善也廣孝旣成佐命功乃復至吳三就見之不可曰吾無貴人友遂屏騶從徒步造門賓出拒門不使入但遙語之曰素不相識和尚錯耶既而連擊其扉詎曰和尚錯了也和尙錯了也廣孝慚遂退

瑞安卓侍郎敬七歲時有相者指之曰此子骨髮殊

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不以壽終也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路得一兕牛憑之比入門家人驚而譟乃一虎也

松陽葉希賢由賢良舉異等授監察御史文皇帝師入金川門家人驚潰相失疑已死爲位哭而希賢實不死削髮爲僧走出至蜀重慶建刹於松柏灘朝夕以梵聲誦易乾卦或歌楚辭或放舟於中流且歌且哭人皆莫之測

常熟黃鉞進士以給事中家居永樂初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

寶退錄

卷一

九

補鍋匠往來川中爲人補鍋有欲學補者即教之補令負擔從有後來學者即遣先學者去忽夔州市上逢馮翁者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與入山巖中坐語學補鍋者屏不得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人微聞其語云今一別當永訣不復能相見矣馮翁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詩詩成輒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即鏟去人紀其一首云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

橫滄海曲夕過澳池濱光燄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  
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未幾辭主人去不知所終近  
有傳其姓名者馮翁名馮灌黃岩人建文時官刑部  
司務補鍋匠名王之臣襄陽人建文時官欽天監

賓退錄

卷一

十

賓退錄卷二

肖軒趙善政著

姪裔孫

紹祖

繩祖同校

王良胡廣李貫皆建文二年第並授修撰初良第一  
以貌寢易之以胡靖靖即廣也良爲第二貫又次之  
文皇師入金川門解縉吳溥與良靖比舍居咸至溥  
舍相與誓死縉靖皆慷慨自明良獨哭不語而溥忽  
笑三人去溥子與弼即康齋先生也時尙幼私語溥  
曰胡叔能死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王叔死耳語未畢

賓退錄

卷二

一

聞靖隔牆呼僕曰外間兵亂可謹視豬勿使逸溥顧  
曰一豬不捨况捨命乎須臾聞良哭飲斃死而縉靖  
皆馳謁馬首矣李貫者與王良胡靖皆吉水人良死  
而貫與縉靖皆降附並見委用永樂中出建文朝封  
事數千通命解縉等擇有關於農桑禮樂者存之其  
有干犯靖難事者焚之既畢事文皇笑謂縉曰卿等  
當時應皆有之皆愕然不敢對貫獨俯伏自陳實無  
所有文皇曰爾實無有食人之祿而無一語及於國  
難可乎貫乃慚後坐事累死獄中臨死自詫曰吾何

以見王敬止於地下敬止良字也

長樂馬某娶妾生子鐸而妻妬甚遂嫁其妾於同邑李氏生子騏鐸永樂壬辰狀元騏戊戌狀元騏初名馬及第時帝以御筆加其字於旁

崑山蔡敞者嘗遇異人於京師酒肆自稱王先生交相善也一夕與之步月見二三人控馬以俟請異人行其人曰吾携郎君步月至此諸君乃更脩一騎乎則又控一馬至戒蔡閉目乘之但覺耳畔有風雨聲頃臾令開目乃在一野寺供張甚盛敞問此何地曰

賓退錄

卷二

二

此句容縣某寺也敞拾一石子置金剛口中以識之酒闌復乘馬如前蹄時漏下方四籌耳敞後守衢州道經丹陽特至句容某寺驗之則金剛口中石子猶在

袁著者不知何許人偶郊行爲雨所阻止宿一空屋中少頃雨霽月入見一婦人衣褐雙髻而環直前逼袁意甚狎袁素剛正怒而叱之羞而去明日巡其堂見隅隱僻處有破褐一堆撥之中得一剪刀遂碎之問左右隣則屋主近以宅怪移去袁告以夜中所

見自是怪遂絕

解學士縉呂尚書震相與談及美味呂曰聞駝峰甚美余未之識也解戲之曰僕嘗食之因極言其味莫之與比呂心知其爲子虛烏有之詞他日得一象蹄因招解曰昨日有駝峰之賜宜來其饗解聞而喜即來大嚼嘖嘖稱美而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箇解癡哥光祿何曾殺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一時哄然傳笑

賓退錄

卷二

三

高御史舉罷居林下一日掉小舟至城值郡守登城樓以觀競渡見高踞坐舟中怒而逮之令供狀遂書一絕云皇后升遐未一年今春先帝又賓天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看畫船守知爲高則大慚延之坐公拂衣去

戚編脩瀾餘姚人服闋上東渡錢塘江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自江面來水遠近俱紅丈夫九人帕首袴鞞帶劍乘馬飛馳水面如履平地舟人大恐公曰無懼吾知之矣推蓬而出九人者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公曰去吾諭矣



遂皆散公即命殂棹抵家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九人率甲士來迎屋瓦俱碎旌旗照耀鼓樂喧闐有頃公卒若呵衛入空隱隱而去鄉里人無不見之者

劉侍讀球上封事侵王振振怒而未有以中也會董編修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忤上下獄馬順曾璘使引球爲具草即朝班中掉之出劉不知所坐事第曰我死當上訴天帝耳竟與董死於獄順縻其屍順有十年二十餘病且起忽持順髮拳之蹴之曰死老奴

貧退錄

卷二

四

汝他日得禍過於我我劉球也順伏地拜俄而子死

有盧氏子爲小校與一宦官鄰頗俊利得人意宦官時名與語後久不至訝之一日來見則形容憔悴問其故曰負吾公愛今死矣固問之曰馬順使我殺劉球於獄比聞劉公忠臣吾作此逆天事其能久乎遂慟哭未幾果死

正統戊辰廷試日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曾爲慶壽寺書詔探花陳鑑

曾爲神樂觀道童

于肅愍公巡撫河南山西時每入京不費土物人問之答以詩曰手帕麻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人間話短長

土木變聞中外大震皇太后使司禮監金英與安召廷臣問計尙書胡濙侍郎于謙主戰守學士陳循是其言徐有貞倡議南遷英安叱之曰敢言遷者斬令扶理出由是江淵等議皆同謙金英與安復命而禁中尙疑懼皇太后又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祖宗陵寢在茲宗廟府庫在茲去將何之乎太后悟乃任于謙以戰守中外始有固志

貧退錄

卷二

五

成國公朱勇死於土木之難其子獨返母夫人王氏見而責之曰汝父死於國汝何忍生還豈利其爵祿遂棄而不顧耶立命自死以次子儀襲封

石亨有妾曰桂芳華妍麗絕世亨每以誇於人凡親愛者皆令出見一日于公謙至其第亨令芳華出拜久之不出亨自督之不肯乃拔劍驅之芳華遂走入壁曰君不聞武三思妾不見狄梁公事乎妾請自此

別矣

吳康齋初至京師常以兩手作大圈曰令太極常在吾目詭者戲以蘆葦投其中公亦不顧

楊昌平俊之爲石亨所構也臨刑其所狎妓高三兒者衣縞而慟呼於市中曰天乎姦臣不死而忠臣死乎爲緝其元於頸視其家收歛後卽自經死

景泰有易儲心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默然事雖不卽行後卒易之非于謙王文之罪也

賓退錄

卷二

六

易儲議起蕭尙書鉉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及景泰不豫羣臣議復建皇儲李文達賢私以問鉉鉉良久曰既退不可再坐此削籍爲民然蕭遇事多畏蒞不欲居其名耳非有譎也然竟以此得罪景泰議易儲草詔大學士陳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吏部尙書何文淵適在側曰父有天下傳之子及天順間與謀者多斥罷其子何喬新懼禍勸其父引決文淵遂自盡或曰二語本非文淵作乃江淵作文淵嘗以自誇謂陳閣老思不及此吾所爲也遂聞

於人而不可掩致仕之後天順改元常自慮有奇禍會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按察副使道經廣昌有傳泰來按文淵者文淵懼卽自經死非其子勸之也復辟之日于謙王文既就執皆嚴刑治以謀立外藩之罪文力辨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詞氣慷慨于笑之曰石亨欲殺我輩豈可已耶何以辨爲主事沈敬按問無迹亨遂以謀未定爲辭斬之沈敬亦坐知而故縱減死戍鐵嶺

賓退錄

卷二

七

徐有貞初名程少納交於于少保謙後以倡議南遷爲于公所呵嫌隙遂成故與石亨比而陷之理以南遷之議爲景帝所惡後祭酒缺內閣以爲請帝曰是徐理耶而可以爲成均長乎理邑邑不得志謀結歡於陳閣老循陳教之改名遂更名有貞有貞於天文風角占驗甚精土木之變上親征時有貞指天象以示所親曰上不歸矣變聞而有貞名藉甚召入問計復以天象爲言謂紫微垣星俱動南遷爲急會于少保廷請斬言遷者中外皆是之遂屈太

上皇之在南宮景帝病甚亨以迎立謀語許彬彬曰必告徐元玉亨謀之有貞有貞指天象以爲必成亨笑其前事則曰斷不復爽太上復辟遂捕少保下之獄帝猶豫曰于謙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斬于謙今日之事爲無名遂與王文同磔於市

景帝時有貞治河山東欲築一已決之口下木與石皆若無有方束手一僧居山有道術或以告有貞遂詣而叩之僧不言第曰聖人無欲有貞思之不得中夜統床走忽悟曰僧殆反言神龍有欲也此下必有

寶退錄

卷二

八

龍穴龍惜其珠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果一夕徙去而決口塞

陳公鑑俞公士悅同爲諸生時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贊禮黎明而至有丐者私相語適城隍傳呼迎丞相大是異事二公陰自負後果皆以勲名終

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衛門達家刺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爲洗馬江朝宗之婿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爲絕對

岳子方正性不能容人或謂之曰君不聞宰相肚中

好撐船乎答曰順撐來便可容倒撐來橫撐來如何容得

韓襄毅雍之征兩廣蠻也抵大藤峽有里老及儒生數百人夾道持香跪而告曰苦賊久矣令幸遇天兵請以身爲三軍先韓忽大怒顧左右叱而縛之令曰此皆賊耳盡斬之左右皆疑遂命褫其衣則各懷利刃於內果賊間也莫不驚以爲神

鬱林陶魯者爲廣東新會丞韓襄毅檄隸麾下襄毅威嚴長吏白事者莫敢仰視魯疎傲若不經意退則

寶退錄

卷二

九

昏睡不事事韓榜笞之亦不言也一日韓方食心念峒賊搃險不覺置箸魯適在左右竊言曰辦一賊耳乃爾許作態韓聞而怒榜之魯曰若使我往甚易耳韓愈怒曰若知睡知食何妄言若此答曰不見付以大事不睡不食何爲哉韓竒之乃改容曰若能往須兵幾何答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答曰魯猶以爲多也然兵貴精不擇不可用也韓曰任汝選之魯標一竿于軍而揭其上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蓋十五萬而得三百人魯自將操演椎牛酒犒



之與同甘苦遂率以登皆飛越險阻如履平地賊遂破魯後爲湖廣左布政兼撫治兩廣人稱爲三廣公王威寧廷試日甫就稿忽有旋風起于腋下騰公卷於雲霄中同試者皆仰視之彌久彌高至於不見而後已中官以聞詔許別騰以進及秋而朝鮮貢使至以其卷來云其王方視朝旋風捲一物下則進士卷也帝大喜

汪直用事威寧伯王越與之往來然非陳鉞比也而惡之者稱爲二鉞有小中官阿丑者戲於上前爲直

賓退錄

卷二

十

狀操兩鉞而舞旁人問之曰吾將兵但仗此兩鉞耳問爲何鉞曰王越陳鉞也上欣然笑

曹欽之作亂也執李文達賢頻擬以刃而釋之又索王尙書翔王窘迫無措一主事失其名甚長大而有力量遂負之而奔得免後王甚德之累擢之於要津時呼爲馱官人

曹石既敗帝一日召內閣議事偶及其功頗致愛惜之意李文達曰小人以君微倖事若不効石亨徐有貞之肉豈可食耶帝默然

成化己丑會試論語題老者安之三句一舉子破云在人有其等聖人等其等有同考批云若還如此等着他等一等相傳爲笑

陳白沙訪莊定山於江浦辭去定山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求附舟許之遂同泛數十里士固特來逞其滑稽以困二老者也是日大肆鄙談極猥褻之事定山怒不能忍至於頓足肆罵而士大笑健談不止既去定山恨猶未已而白沙則若無所聞亦不置一語長短定山大服其量

賓退錄

卷二

十一

京師有寡婦者少艾而弓僅三寸諸富貴家交薦引以教刺繡見男子輒堅避寢必手自鑰戶人益重之有輕薄子極慕之乃延至家與其妻同寢而陰戒其妻俟寡婦寢急起而啟戶妻如所戒輕薄子直入犯之則男子也驚而送官訊鞫得實姓桑名翀自幼卽縛足而爲是圖所姦淫者不知凡幾矣獄具處以極刑

宏治中章奏有極異事二浙江縉雲縣屏風山有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約有萬計首尾相啣

從西南石牛山凌空而去陝西慶陽府兩石無數大者如鵝卵小者如雞豆實然二處亦無他異

河南馬中錫與一友同學書法相似而馬善於文友善於策同應鄉舉臨場日誤持友卷友亦誤持馬卷也試畢馬自歎後場不繼比揭曉竟得第一蓋前場是已所作而後場五策乃其友所爲矣

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者有子好武而甚駛遇一道士談及武事其子盛自誇詔道士曰此一夫勇吾有技爲君試之乃向空嘖嘖呼一刀使斫大樹仆之地隨

賓退錄

卷二

十一

有數十刀削之如札又與其子同過娼家之門道士晉其淫賤叱雷火焚之娼家祈拜乃呼火止其子引以見父曰此正人而術甚神不可輕也道士因說其父以黃白之術翊貪而館之翊頗有姬妾道士既久于其家乃悉通之其有不肯者以符呪鈎致之翊聞而憤告之守備逮道士以至嘖以猪狗之血乃不得退送京師伏誅翊亦坐結妖人削爵

賓退錄卷三

肖軒趙善政著

姪裔孫

紹祖

同校

劉健謝遷以劾八豎去而李西涯東陽獨留有俟其出而投以尺素者公歸啟之乃一絕句其詞曰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鸚鵡啼罷子規啼諷意深遠西涯不覺讀之而嘆

韓吏部文之倡議劾八豎李獻吉夢陽實激之且爲具草瑾志甚以事下獻吉於獄必殺之其友有入獄

賓退錄

卷三

一

視者曰君非康對山不生必書致之李不肯曰吾與康素不相下今急而求之耶其友曰平生人言李獻吉豪不謂其爲匹夫諒也迫之李乃書一紙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友持以謁康康曰是誠在我乃見瑾瑾聞者拒之康呼曰我狀元康海也瑾聞而急出喜甚持康而笑曰狀元乃肯過我遂命設席瑾曰吾聞當世才無過君者真爲我關中生色康曰海何足言才人有言曰關中大才三其一王三原公之盛德其一即公之勲業其一則海友李獻吉之詩文

也瑾曰豈夢陽耶其人當死康曰然但惜關中三才之不全也瑾既喜於公言乃曰當爲君出之遂釋獻吉

陽明之母鄭夫人當娠祖母岑夫人夢神人衣袞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岑驚寤聞啼聲則陽明已生矣祖天叙因名之曰雲五歲尙不能言一日從羣兒戲於門外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柰何以名泄天機耶遂更名守仁即日能言

陽明疏救給事中戴銑忤劉瑾意謫貴州驛丞未行

### 賓退錄

#### 卷三

二

寓杭州勝果寺夢人持二緘至啟之一書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後書伍負一畫水上覆一舟後題屈平詰朝有二校至曰有旨賜死縛至江邊投之入水即得物負之凡七日偶達于岸則已至閩界矣奔寺求宿僧不納乞食於野人趨一古廟枕茗卧夜半四傍虎吼公不爲動詰朝寺僧有過廟者見公酣寢異之即邀至寺問其故贈之資以歸乃由間道返錢塘始赴龍場驛

王陽明嘗與其徒同遊一寺見一室封閉甚密欲開

視寺僧不可曰此中有入定僧五十年矣王疑其有姦而托詞以拒也怒而開之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從者皆曰其形何酷似先生也王笑曰此豈吾之前身乎舉首見壁間有一詩云五十年來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王悵然久之爲建一塔瘞之而去

漢張留侯謚文成國初劉誠意謚文成後王新建亦謚文成

寘鏞之反也命張永討之武廟戎服送之東華門賜

### 賓退錄

#### 卷三

三

金瓜鋼斧奉勅乘馬由馳道以行劉瑾甚忌之永既撫定餘黨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欲緩其期而永先期而至上宴之于豹房瑾出永乃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爲曰欲爲天子曰天子任爲之永曰天下豈有兩天子耶上乃曰瑾負我命牌子頭名瑾永等勸上親行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牌子頭先入瑾問曰上何在曰在豹房瑾被衣起曰事可疑矣既見上執繁菜儼然上初無殺瑾意明日將謫居鳳陽而籍瑾家乃得弓弩衣甲玉璽玉帶諸物又瑾在上側



所常持扇中有二利匕首上始大怒曰奴果反矣遂磔於市

焦泌陽芳既致仕有大盜趙鏗者攻破泌陽火其居發其所藏審金求芳父子不得乃取芳衣冠被於庭樹拔劍斫之曰吾爲天子誅此賊後趙鏗自六安敗走被獲臨刑嘆曰吾不能手又焦芳父子以謝天下死有餘恨矣

撫州知府劉介陞太常少卿雖以閹瑾之鄉人故而張綵實有力焉劉感之甚深劉新得妾美張綵盛服

寶退錄

卷三

四

往賀曰何以報我劉倉卒對曰一身之外皆可奉綵笑曰吾所欲者新嫂也敢謝諾遂令昇夫強輿以歸瑾從子二漢有術士俞日明者言其大貴遂萌異志臨死歎曰吾死固當第吾家所爲事皆焦芳與張綵耳今綵與吾同死而芳獨得脫豈非冤哉

籍沒劉瑾時世傳其貨財之籍金元寶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金元寶五百八十萬錠又乙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鈞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擘衣四百

七十襲穿宮牌五金牌三牙牌二櫃袞龍袍四金龍盛甲三千玉槩一玉璽二竊疑其財未必至如是之多或好事者之言也

胡端敏世寧按察福建宸濠反謀將成胡上疏論攻治二策且言早以禮法裁制爲錢寧等所惡下之獄濠反乃免胡通曉兵法陽明極重之嘗語人曰永清才自不可一世但恨不講學耳胡聞之笑曰吾正恨陽明多此一講學耳

寶退錄

卷三

五

江西值閩有事兵官見繼七初不肯曰當見吾父余不習兵兵官事急冀得繼言以委罪跪而請繼乃指示大勢皆中機要三日端敏踴躍非汝輩之所能曉其實以告乃嘆曰吾有子而不自知乎哉繼後早死其母不哭曰是子在當作賊滅吾胡氏者也

喬白巖家宰之爲大司馬時其門下士梁廷用者遇一方士能運乩賦詩限韻擊鉢捷如風雨廷用因請爲喬公賦之乩先寫曰吾回道入汝爲白巖乞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廷用請用一東限十六韻其詩曰